



剪燈新語

明刊



清江書堂



清江書堂

○編成神異新奇事。

重增附錄

湖

海

剪燈新話

敦尚人倫節義

清江書堂

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一



水宮慶會錄

至正甲申歲潮州士人余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綉襖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泊於江灣登船有兩黃龍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已至止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請入廣利降階而接曰父仰聲華坐屈冠蓋幸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踟躕退遜廣利王曰君居陽界寡人處水府不相統攝可母辭也善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左右有二臣曰臣等奉軍監主簿者趨云奉

古杭山場

瞿

祐宗吉

編著

清江書堂

楊

氏重祜

刊行

書林正巳

詹

吾孟簡

圖相



曰。客言是也。王可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覘。廣利乃居中而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弊君僻陋。蛟鱉之與隣。魚鱗之與居。無以昭示神威。聞揚帝命。今欲別構一殿。命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蘊濟時之略。故持奉邀至此。幸為寡人製之。即命近侍取白玉之硯。捧文集之管。并絞綃大許。擺善文前。善文俯首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辭曰。伏以天壤之間。海為最大。人物之內。神為最靈。既屬香火之依。歸可乏廟堂之壯麗。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名。掛龍骨以為梁。靈光耀日。緝魚鱗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白璧之簾。龍接青雀黃龍之舸。艦瑣窓啓。而海色在元。綉闥開。而雲影臨軒。兩順風調。鎮南滇八千餘里。天高地厚。垂後世億萬斯年。通江漢之朝宗。受洛湖之獻納。天兵紫鳳紛紜。而到鬼國。羅利次第而來。歸然若魯。靈光美哉。如漢。福控蠻荆。而引區越。求壯宋規。叫閭闔而呈琅玕。宜興善頌。遂

善文與使出南門



為短唱。助舉脩梁。拋梁東方丈蓬萊。指額中。笑看扶桑三百尺。金雞啼罷日輪紅。拋梁西方弱水流。沙路不迷。後夜瑤池玉母降。一雙青鳥向人啼。拋梁南。巨浸漫漫。萬族涵。要識封壇寬幾許。大鵬飛盡水如藍。拋梁北。眾星燦爛環宸極。遙瞻何處是中原。一髮青山浮翠色。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罷一封書。盡與蒼生除禍瘴。拋梁下水族紛綸。承德化。清曉頻聞贊拜聲。江神河伯朝靈駕。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宮具闕。應天上之三光。袞袞綉裳。備人間之五福。書罷。進呈廣利大喜。卜日落成。發使請東西北三海。請其工赴慶殿之會。翌日三神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蛟毒蜃。踴躍後先。長鯨大鯢。奔馳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操戈戟者。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趨迎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其劍佩。威儀極嚴。恪但所服之袍。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叙喧涼畢。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



殿角方欲異三神叙禮忽東海廣淵。後有一從臣鐵冠而  
 長鬣者號赤鯁公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特為三  
 王而設斯會雖江河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預席其禮可謂嚴  
 矣彼白衣而未坐者為何人斯乃敢於此唐突也廣利曰此乃  
 潮陽秀士余君善文也吾構靈德殿成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  
 在此爾廣淵遽言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鯁公乃報  
 舞凌波之隊歌凌波之詞曰若有人兮波之中折揚揚兮採笑  
 如游龍輕塵生兮羅襪斜日照兮天容蹇獨立兮西復東老可  
 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冷之輕風舞竟復有歌童四  
 十輩荷新粧飄香袖於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桂棹  
 兮蘭舟泛波光兮遠遊道兮玦兮別浦解兮珮兮芳洲波推  
 兮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為兮沾裳風何為兮吹鬢

四海元香會善文



歌起兮綵袖揮翡翠散兮鴛鴦飛張蓮葉兮為蓋緝藕絲兮為  
 衣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歸來兮難久留對芳  
 華兮樂不可以終極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鼓之鼓吹玉龍之笛  
 眾樂畢陳觥籌交錯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觥致善文前曰  
 吾等僻處遐陬不聞典禮今日之會獲觀盛儀而又幸遇大君  
 予在座光彩倍增願為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宮水府抑亦  
 一勝事也不知可乎善文不敢辭遂作水宮慶會詩二十韻詠  
 帝德乾坤大 神功嶺海安 淵宮開棟宇 水路息波瀾  
 列爵王侯貴 分符地界寬 威靈聞赫奕 事業保全完  
 南極常通奏 夙方亦授官 登堂朝玉帛 設宴會衣冠  
 鳳無三簷蓋 龍馱七寶鞍 傳書雙鯉躍 扶輦六螯蟠  
 王母調金鼎 天妃捧玉盤 不盈疑紅琥珀 袖拂碧琅玕  
 座上湘靈舞 頻將錦瑟彈 曲終漢女至 忙把翠旗看  
 瑞霧迷珠箔 祥烟遶畫欄 屏開雲母堂 簾捲水晶寒



共飲三色露 同餐九轉丹 良辰宜醕酌 樂事稱盤桓  
 異味充喉舌 靈光照肺腑 渾如到堯率 又似夢邯鄲  
 獻酢陪高會 歌呼得盡歡 題詩傳勝事 春色滿毫端  
 詩乞進呈空聞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月生東谷諸神大醉傾扶  
 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之聲猶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  
 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璃盤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為潤  
 筆之資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文到家携所得於波斯寶肆鸞  
 焉獲財億萬計遂為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為意棄家求道遍遊  
 天下名山不知所終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生而質鈍不通詩書不願豐殖以田在為業  
 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三百  
 兩自實以鄉黨於處之厚未問其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  
 大亂自實為群盜所劫家計一空特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鎮



元自實

安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訪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  
 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然  
 而患難之餘陵涉道途衣裳藍縷容貌憔悴未敢遽見也乃於  
 城中僻處安頓其妻孥整飾其冠服卜日而往適值繆君之出  
 拜於馬首初似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乃始驚謝即延之入  
 室待以賓主之禮良久啜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盃而已落  
 落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自實還家旅寓荒涼妻孥怨  
 詈曰汝萬里投人所幹何事今為三盃薄酒所買即便不出一  
 言吾等何所望也自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  
 矣自實方欲啟口繆君遽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但一宦  
 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息望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  
 陸續酬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小交契深蒙承命  
 周急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之  
 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然券之有無某亦不較惟望覓其程



山東寇亂自實避難

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之而出，恠其言辭矯妄，負德若此，羝羊觸藩，進退難步。半月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之惠。展轉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憇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也。見其往來，頗又與之叙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詣繆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此，妻子飢寒，囊乏一錢，瓶無儲粟，向者銀兩，今不敢求，但願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下壺殮而救鬻桑之餓，此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閱之哀之，恤之遂爾。」匍匐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數而告之曰：「更及一旬，當是除夕，君可於家專待，吾分祿米二石及錢二錠，令人馳送於宅，以為過歲之資，幸勿以少為恠。且又再三叮嚀，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實感謝而退，歸以繆君之言，告其妻子。至日，舉家懸望，自實端坐於床，令稚子於里門，視之須臾，吏奔入曰：「有人負米至矣。」急出候焉，則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謂來人不識其家，越往

問之，則曰：「張負外之，餽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携錢來矣。」急出，迓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之，則曰：「李縣令之曠遊客者也。憮然而慙，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友為所誤，粒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雞鳴鼓絕，逕投繆君之門，將候其出而刺之。是時，震方未啟，道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自實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執椎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回，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擊幢，蓋或舉旌，滿和容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區測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固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去之忽也。」而回之，緩也。頓得一聞，自實不敢隱，具言繆公之不義，令我狼狽。今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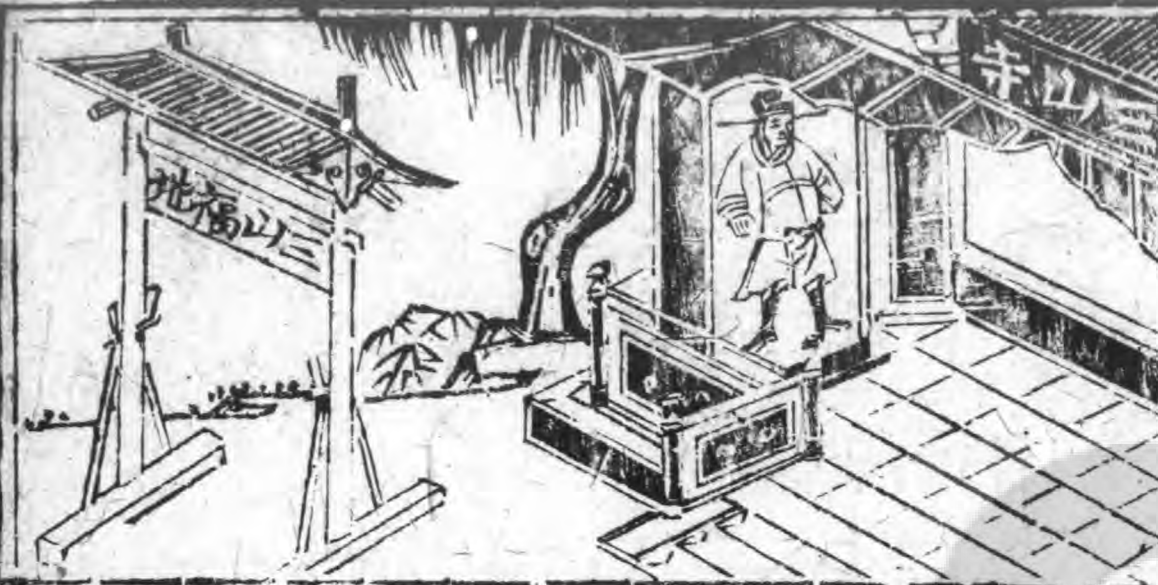


自實入閩與繆君取財



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母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  
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  
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  
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之間不可萌心而為惡  
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俯撫之且以錢米少許  
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至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入角井  
中其水忽然開闢兩崖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通行履自實  
捫壁而行將數百步磴路窮出一街口則天地明明日月照  
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一官銀金書其傍曰三山福地自實瞻  
仰而入長梯講靜古殿烟消徘徊四顧間無人蹤惟聞鐘磬之  
聲隱隱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困於石壇之側忽一道士  
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佩至前呼起之笑而問曰翰林舊識遊  
滋味乎自實拊而對曰旅遊滋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誤  
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番詔於與聖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鄆人

自實投并過道人無居



布衣賤士生世四十日不知書平生未嘗遊覽小國何有草詔  
之說乎道士曰子應為飢火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  
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所謂交梨火棗也食之當知過去未來  
事自實食訖星然明悟因記為學士時草西番詔為大都興聖  
殿側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  
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  
今世令君馬情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游士故今世  
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為  
丞相而貪饕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  
鬼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橫財今亦福滿矣當受幽囚之禍又  
問曰某人為平章而不戢軍士殺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  
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  
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為監司而刑罰不振某人  
為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為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為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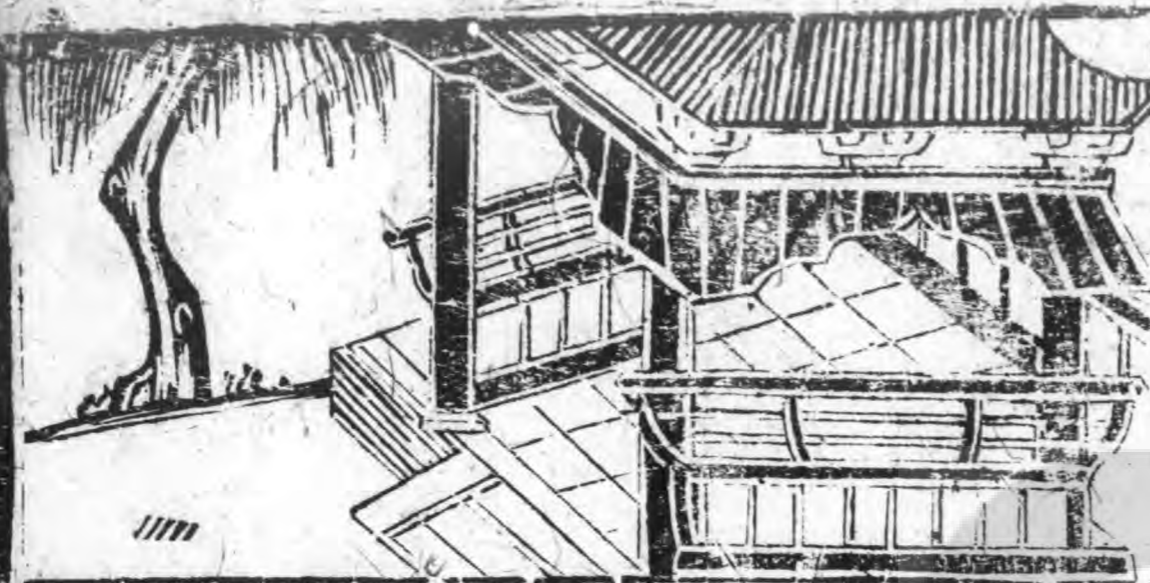


略不聞所畏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袒掖  
 加其体縲纆繫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因巢  
 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邪  
 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  
 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  
 矣又曰不若福寧言訖謂自實曰汝到此又家人懸望今可歸  
 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以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  
 許於山後得一穴而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子逕往福寧  
 村中墾田治圃而居揮鏹之際錚然有聲獲瘞銀四錠家遂稍  
 康其後張氏奪印達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童遭擄其餘官  
 吏多不保其首領官而繆君為王將軍者所殺家資皆歸之焉  
 以歲月計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

松江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不

石若虛華亭逢故人



拘小節每以遊佚自任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為屬郡二  
 子來往其間大言雄辯君無人其豪門巨族望風承接佳居  
 後全有詩曰

仰天不敢長嘯氣 化作虹霓萬丈高 賈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 書生豈合老林泉 袖中一把龍泉劍

撐住東南半壁天其詩大率類是人益信其自負長元年國

兵圍姑蘇未拔上洋人錢鶴舉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高

讓為比杖策登門參其謀議遂陷嘉興等郡未幾師潰皆赴水

死洪武四年華亭士人石若虛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女善忽

遇之於途隨行僅僕數人氣象宛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君無

恙乎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忽

慨然長嘆曰諸葛長民有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復危機此

語非確論苟某富貴危機豈能避世間寧有揚州鶴耶丈夫不

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劉黑闥既立為漢東王臨死乃云



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陋矣斯言足以發千古  
 一笑也賈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唐之李密亦可謂鐵中  
 錚上者也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耻更稱臣然居海島可以  
 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之起兵唐祖以  
 書賀之推為盟主及兵敗八關乃望以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  
 此大丈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嗾下取氣耶夫韓信建炎漢之  
 業卒受誅夷劉文靜啓晉陽之祚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尚爾於  
 他人何有哉全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  
 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黃巢亂唐室罪不容誅  
 至於事敗乃削髮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 鐵衣著盡看僧衣  
 若二人者身為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  
 賈笑曰審如此吾輩當愧之矣全邊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  
 事徒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衾僕於近村質酒而飲數巡老  
 虛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章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



以記之乎於是尋思移時全詩先成吟曰 幾年兵火接天涯  
 白骨叢中度歲華 杜宇有冤能泣血 鄧攸無子可得家  
 當時自詫遼東豕 今日翻成非底蛙 一片春光誰是主  
 野花開滿羨秋心詩畢賈亦繼吟詩曰 漠之荒郊鳥倦飛  
 人民城郭嘆都非 愁纏病骨何須葬 血污遊魂不得歸  
 麥飯無人作寒食 絢袍有淚哭斜暉 生存零落皆如此  
 惟恨平生雅志遠吟乞若虛瑛曰二公平日吟作極其豪宕  
 今日之作何其哀傷之過與疇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無語但  
 愀然長嘯數聲須臾酒罄告別而去行及十數步間無所見若  
 虛大驚始悟其死又矣但見林梢烟暝嶺首日沉烏啼鵲噪於  
 叢林之間而已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質酒之裘視之則  
 觸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搗風焉若虛借宿酒家明早急回其  
 後再不致經由是路矣

金鳳釵記

小姑姊妹奉双親



六德中揚州富人其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為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為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即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特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况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見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歛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之物也今汝逝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迎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為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為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歿而死今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席前焚猪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即君父母既破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住宿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

與哥入長安尋旧約



以興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歿墳墓舉家上塚興娘妹慶娘年笄十七是日與家親同赴新墳惟留惟生在家至暮四歸天色薰黑惟生於門迎接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響聲生在其邊急往拾之乃是金鳳釵一隻欲納還防禦側中門已閉不可得入生還小齋明燭獨坐思念婚事不成隻身孤單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度乃免強起開視之則是一女殊儷立於門外開邊寒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歛氣向生細語曰崔即不識妾耶妾乃興娘之妹慶娘爾向者墜釵轎下君拾得否即同崔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留小齋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訴之於父試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出去之自是暮

與哥泣拜與娘父母叙別



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側小齋及有一月半餘忽一女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鷺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壁而逃或晦跡深村或藏蹤異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君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之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見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為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旦五鼓與女輕裝而出討船過瓜州奔丹陽訪于村氓果見金榮住處其家殷富見為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側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其主捧生在堂而拜認主曰此吾家即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正於食之需供給甚至生住金榮家下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見責故與君為卓氏之逃蓋出於不可

交娘夜奔書齋取釵



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歲月如流已及期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况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別却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曰妾與此窟一年今遽與生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可先往覘之妾乃艤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回女以金鳳釵與之曰如此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迎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顧侍不周致君不安其所以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不知其故遽出此言願聞開陳釋我疑慮生乃告而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窟伏村墟遷延歲月昔容久阻書問莫傳情厚篤於夫妻息敢忘乎父母乎今則謹携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罪過使得終能偕老求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

吳哥與慶娘回防禦宅



女卧病在床今及一載餽粥不進轉側須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為門戶之奪故飭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然雖不信即令家僮馳往視之至江舟邊並無所見防禦大怒崔生青其效妄崔生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與娘歿葬之釵胡為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歛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辞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特以此說有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吾病患當即痊愈不用妄言命盡此矣駭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靜舉上即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實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皇土娘上帳下掌傳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了此一段因緣爾防禦聞其語乃許之即欽容拜謝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為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客慎無以新人

天外脫屣外與親辭婚事



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逝于地眾視之而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其疾病即徐行動如常問其前事並不知之始覺如夢不記死言防禦遂消言續崔生之婚生感與娘之情以金鳳釵貨于市得銀二十錠盡買檟燭猪幣賈詩瑤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與娘復托夢於崔生曰家君為汝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慶娘直性柔和真善視之生聞之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聯芳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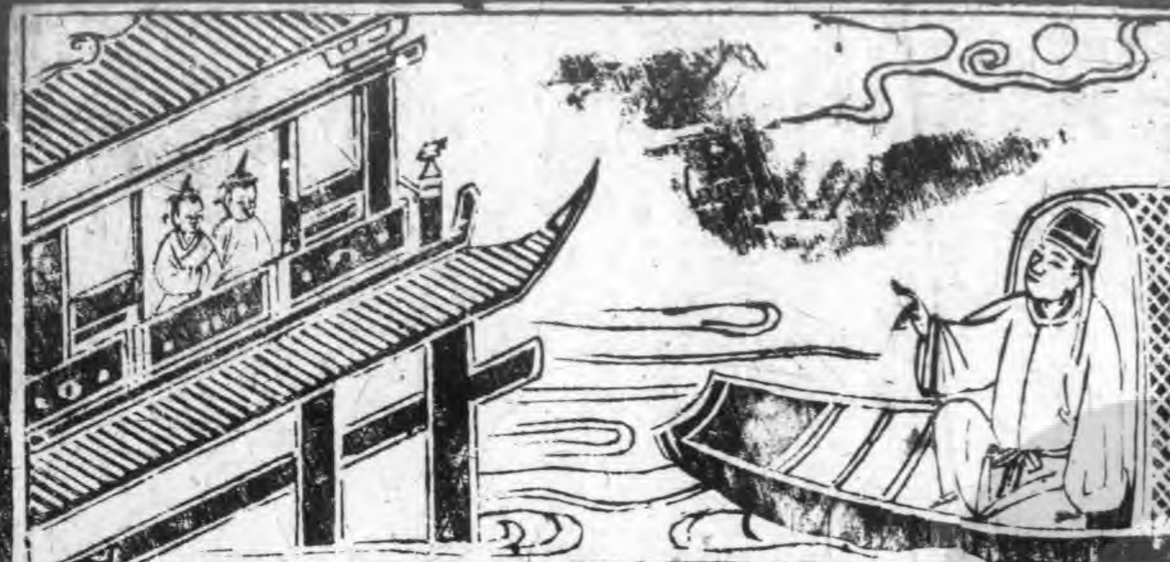
他日及妻米也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居于閩闔門外以糶米為業有二女長蘭英次蕙英皆聰明秀麗能賦詩文遂於宅後建一所樓以處樂名之曰蘭蕙聯芳樓適承夫寺僧雲密善以水墨寫蘭蕙乃以粉灰四壁邀請繪畫於上登之者諳然如入春風之室二女日夕其間吟詠不輟有詩數百首號曰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錫鐵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鏤版書



一女兒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辭  
 作蘇臺竹枝詩十章曰姑蘇臺上月團團  
 月落西邊有時出 水流東去幾時還  
 西施去泛玉湖舟 香奩玉骨歸何處  
 虎丘山上塔層層 夜靜分明見佛燈  
 自將釵釧施山僧 門泊東吳萬里船  
 寒山寺裏鐘聲早 漁火江楓惱客眠  
 笠澤銀魚一尺長 東南佳味人知少  
 菰芽抽筍秣花開 不見河豚石首來  
 即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上揚柳黃  
 妾似柳絲易憔悴 即如柳絮太顛狂  
 此夫並宿幾曾孤 生憎宝帶橋頭水  
 一縞鳳簪綠如雲 八字牙梳白似銀  
 往來多少斷腸人 百尺高樓倚碧雲  
 蘭干曲曲畫屏連  
 館娃宮中麋鹿遊 不及真娘葬虎丘  
 約伴燒香尋片云 烏啼月夜水如烟  
 洞庭余袂三寸黃 玉食先田進止方  
 早起腥風滿城市 青黃變色過年光  
 翡翠雙飛不待呼 半入吳江半太湖  
 斜倚朱門翹首立

鄭君夜泊孤舟遇佳人



儂家自有蘇臺曲 不去西湖唱採蓮此作亦皆稱是其才  
 可知矣鐵崖見其稿子寫二詩於後詩曰  
 吳郡今傳菰蕪篇 文采風流知有口  
 難弟難兄並有名 英英端不讓瓊二  
 譜作瑤箏絃上聲詩乞由是名播遐邇咸以為斑姬蔡文復  
 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  
 有鄭生者亦甲族其父與薛素堂乃令生與敗郡至此日泊舟  
 於樓下依薛為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  
 生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澡浴二女在樓於  
 總隙窺見之以荔支一雙投於生下雖會其意然仰視飛塵後  
 字縹緲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  
 河傾萬籟俱寂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窓啞然有聲顧盼  
 之頃刻則二女以鞦韆絙索垂一竹塹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  
 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携入寢室盡繾綣之意焉長女口吟古

鄭生別佳人回家



詩一首與生詩曰 王砌雕欄花兩枝 相逢恰是未開時  
 嬌姿未慣風和雨 分付東君好護持 詩畢次女亦吟一首  
 寶篆香煙燭影低 枕屏搖動鎮帷犀 風流好似魚遊水  
 絕過東來又向西 生至曉乘之而下 自是無文而不命三女  
 吟詠頗多不能盡記 生自覺無以答一夕見獲見書匣中有  
 刻溪玉葉成遂濡筆題一詩於上曰  
 芙蓉芍藥兩邊開 此身得似偷香蝶 遊戲花叢日幾迴  
 二姊妹得詩喜甚 藏之篋笥已而就枕 生復索其吟詠長女吟  
 曰連理枝頭並蒂花 明珠無價玉無瑕 吟二句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蕭史 乘興難同訪戴家 長女又續後句詩曰  
 羅襪生塵魂蕩漾 瑤釵墜枕髮參差 次女又結後句詩曰  
 他時漏泄春消息 不悔今宵一念差 詩訖遂成鄙句一篇  
 又一夕中夜之後 生忽悵然曰 我本羈旅 江河托跡 門下今日  
 之事 尊人罔知 一旦事跡彰聞 恩情間阻 則樂昌之鏡 或恐從

鄭生別佳人回家



此而遂分之 延平之劍 不知何時而再合也 因哽咽泣下 二女  
 曰妾之鄙陋 自知甚明 又處閨闈 粗通經史 非不知鑽穴之可  
 醜 韞積之可佳也 然而秋月春花 每傷虛度 雲情水性 失於自  
 持 晏者偷窺宋玉之容 自散下和之璧 感君不棄 特賜俯從 雖  
 六禮之未行 諒一言之已定 方欲同懽 祗席求奉 衣巾奈何 遽  
 出此言 自生疑阻 鄭君從仁 妾雖女子 計之審矣 他日機事彰  
 聞 親庭譴責 若從妾所請 則終奉箕箒於君家 如不遂所圖 則  
 求我於黃泉之下 必不再登他門也 生聞此言 不勝感激 未幾  
 而生之父 以書督生還家 女之父 見其盤桓不去 亦頗疑之一  
 日登樓於篋中 得生所為詩 大駭然 事已如此 無可奈何 願生  
 亦生少擇致明 戶亦正相敵 乃以書抵生之父 喻其意 生父知  
 其所請 仍命媒氏 通二姓之好 問名納采 贅以為婿 是生年二  
 十有二 長女年二十 幼女年十八 矣 吳下人多知之 或傳之  
 掌記云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一

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二

令狐誤謗神夜坐吟詩



令狐生真夢錄

古杭瞿佑宗吉編著  
書林揚氏清江重刊

令狐誤者剛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必大言折之所居隣近有烏老者家貲巨富貪求不止敢為不義凶惡著聞一夕病亡死之三日而甯甯人問其故則曰吾歿之後家人廣為佛事多焚楮幣冥官喜之因是得還謗聞之尤其不忿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污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貧者無賞而抵罪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令狐誤吟曰  
一陌金錢便還鬼 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得開生路 日月無光照覆盆 貧者何緣蒙佛力  
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都無報 多積黃金遺子孫



詩成朗吟數過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狀貌猙獰徑至其  
前曰地府奉追譏大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  
迫出門足不履地須臾已至見大官府若世間臺省之狀二使  
將譏入門遙望殿上有王者冕服據按而坐二使按譏伏於階  
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譏已至即聞王者厲聲曰既讀儒  
書不知自檢敢為誑辭謗我官府合付犁舌獄遂有鬼卒數人  
牽并令去譏大懼攀挽檻指不得去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  
譏乃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乞賜昭鑒見殿上有一綠  
袍秉笏者號稱明法稟於王曰此人好訐遽爾加罪必不肯伏  
不若令其供責所犯明王其罪當無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  
紙筆置於譏前逼其供狀譏固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  
所作也譏始大悟即下筆大書以惜其過曰  
伏以混沌二氣初分天地之刑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教

冥司命謹供責訕神罪狀



自中古始肇多端焚幣帛以通神誦經文而誦佛於是名山  
大澤咸有靈焉古廟叢祠亦多主者蓋以群生昏墊救類宜  
頑或長惡而不悛或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吞貧上不  
孝君親下不睦宗族貪財停義見利忘恩天高門而九重莫  
知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剝燒春磨之獄具輪迴報應之科  
使為善者勸而益勤為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  
至公然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所及反小察而大  
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經而免罪惟取傷身之鳥每漏  
吞舟之魚賞罰之條不宜如是至如譏者三才賤士一介窮  
儒左枝右梧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不救命寒時幸偶以  
不平而鳴遽獲多言之咎悔茲臍而莫及耻搖尾而乞憐今  
蒙責而罪名逼其狀伏批龍鱗探龍領豈敢救生料虎頭編  
虎鬚固知受禍言止此矣伏乞鑒之供乞什王覽之已畢批  
曰令狐譏特論頗正難以罪加兼至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



實為有理可特放還以彰恩直仍命復追烏老置之於獄復遣  
 二使送譏還家譏慄二使曰僕在人間以儒為業雖聞地獄之  
 事不以為然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一使曰欲觀亦不難但稟知  
 刑曹錄事耳即引譏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又簿山積錄事中  
 坐二使以譏入白錄事以朱筆批一帖付之其文若篆籀不可  
 識譏出府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峩黑霧張天守衛者甚衆  
 皆牛頭鬼面青髯糾髮各執戈戟之屬或坐或立於門左右二  
 使以批帖示之即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剥皮刺血剔心剜目  
 叫呼怨痛死轉其間楚毒之聲動地至一處見銅柱二縛男女  
 二人於上有夜叉以刀剖其背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為洗  
 滌譏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為醫因療此婦之夫遂與婦通已而  
 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原情定罪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  
 一處見僧尼裸躄諸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趨趨來  
 肯就者即以鐵鞭擊之流血狼藉譏問其故曰此徒在世不耕

二使送譏還竟夢



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守戒律貪姪如輩故令化為異類出  
 以報人爾最後至一所額曰誤國之門見有數十人坐鐵床之  
 上其身桎梏以青石為枷之使指一人示譏曰此即宋朝  
 太師秦檜也謀害忠良迷誤其王故受重罪永無出期其餘亦  
 皆歷代誤國之臣也每一朝革命即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飢  
 鷹啄其髓骨肉糜爛至死復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還復本形  
 此輩雖歷億萬劫不可出期矣譏觀之不回急求回之二使送  
 之至家譏謂曰勞君送回無以為報二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  
 請君勿更為詩以累我爾譏亦大笑欠伸而寤一身冷汗乃是  
 一夢也及旦去扣烏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烏老乃三更而  
 逝之矣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粗通書史以端午日入天台山採藥同行數人憚於  
 涉險中途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林陰翳進不知止且誦

徐逸輩入天台山採藥



孫丹公之賦而贊其妙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泉流而界道誠非虛語也更行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投林進無所抵退不及還矣躊躇之間忽澗水中有巨瓢流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宮梵宇也遂沿澗而行不里餘至一街口以巨石為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氣質淳厚右田茅屋竹戶荆扉犬吠雞鳴桑麻掩映儼然一村莊也見逸至驚問曰客為何如焉得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顧不語漠然無延接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而前自稱太宰陶上舍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狼之所嗥魍魅之所遊日又晚矣君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乃邀逸歸其室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久矣未聞有此村莊也敢問上舍壘壘而答曰避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耳逸固請其故始曰吾自宋朝已卜居於此矣逸大驚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丁酉之歲既長寓名大

徐逸天台遇老丈入山



居率履齋以講周易為衆所推度宗朝兩冠堂試一登省為方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皇晏駕太后臨朝北兵渡江時事大變嗣君收元德祐之歲則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架屋而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但見花開為春葉脫為秋不知今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逸曰當今天子聖神文武繼元啓運混一華夷國號大明太歲甲寅闕逢攝提格之歲改元洪武今之七載也上舍曰噫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乃為大明之世也願客與我畧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三宮遷北是歲廣王即位於海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謚端宗益王繼立為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宋奄有南北逮至王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



大明肇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歲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已而山空夜靜萬籟寂然。逸宿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但神清骨吟不能成寐。爾明日殺雞為黍以延益。盛松醪飲逸上舍自製金縷詞一闕歌以侑觴曰：夢覺黃梁熟怪人間曲吹別調。某翻新局一片殘山并剝水幾度英雄爭鹿美到了誰榮誰辱。白髮書生差耐久向林間嘯傲山間宿耕綠野飯黃犢市朝遷變成陵谷東風催家燕子飛歸誰屋前度劉郎今尚在不帶看花之福但免交燕燕盈目浮世光陰容易過嘆浮生待足何時足樽前有酒且相屬歌羅復與逸話前宋舊事興亡不厭乃言寶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理皇易為舉首。賈似道當國造第于高嶺當時有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嶺南縣令獻孔雀二置之園中見其馴擾可愛即除其入為本郡守。襄陽之園呂文煥暮人以蠅書告急於朝其人眼於似道曰襄陽之

設酒宴徐逸



園六年矣。芟子而食折骸而斃亡在旦夕。而師相方且鋪張大平迷惑主德。一旦震驚飲江家國傾覆師相亦安得有北宮貴郎遂拓而死。謝瑩乃太后之姪。富無比嘗夜宴客設水晶簾燒沉香火以徑尺瑪瑙盤盛大珠四顆光照一室不用燈燭。優人獻誦樂語有黃金七寶酒甕重千數斤即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后臨朝慶天傾東南一人擎之力若不勝蹶而復起者三已而一日墜地傍有一大捧之而奔覺而徧訪于朝得二人焉厥狀極擊夫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江萬里去國都民送之郭外者以千計。擊轅不忍捨去。城門既闔皆宿于野賈似道出督御白銀鎰真珠馬鞍千里馬二一馱督府之印一載刺書并隨軍賞給以黃怕覆之都民罷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中謀而不斷家鉉翁飾而不通張世傑勇而不果李庭芝智而不達其最優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歷歷可聽是文通又宿焉明旦告歸



上舍復為古風一篇以餞行曰路云曰  
 泥馬逃來御黃屋 盡將舊物付他人  
 江南自作龜茲國 可憐行酒兩青衣  
 萬恨千愁誰得知 五國城中寒月照  
 黃龍塞上朔風吹 東總計就通和好  
 鄂王腸死斬王老 酒中不見劉四相  
 湖上須尋宋五嫂 累世內禪罷苦兵  
 八十餘年補太平 度皇晏駕弓劍遠  
 賈相出師笳鼓驚 携家避世逃空谷  
 西望端門捧頭哭 毀車殺馬斷來緣  
 二姓相通永諧續 鑿井耕田聊自人  
 南隣北舍自成婚 只從屋底長兒孫  
 遺風彷彿朱陳村 不向城中供賦役  
 時移事變太匆忙 喜君涉險來相訪  
 問津須扶九節杖 野藪山殺備駭剛  
 物是人非愈惆悵 感君為我暫相留  
 君到人間煩致語 舍下雞肥何用買  
 床頭酒熟不須籌 我輩非仙亦非鬼  
 今遇昇平樂安處 相逢不用苦相疑  
 古風題訖遂送逸出路 口插秧而別逸  
 途每五十步補一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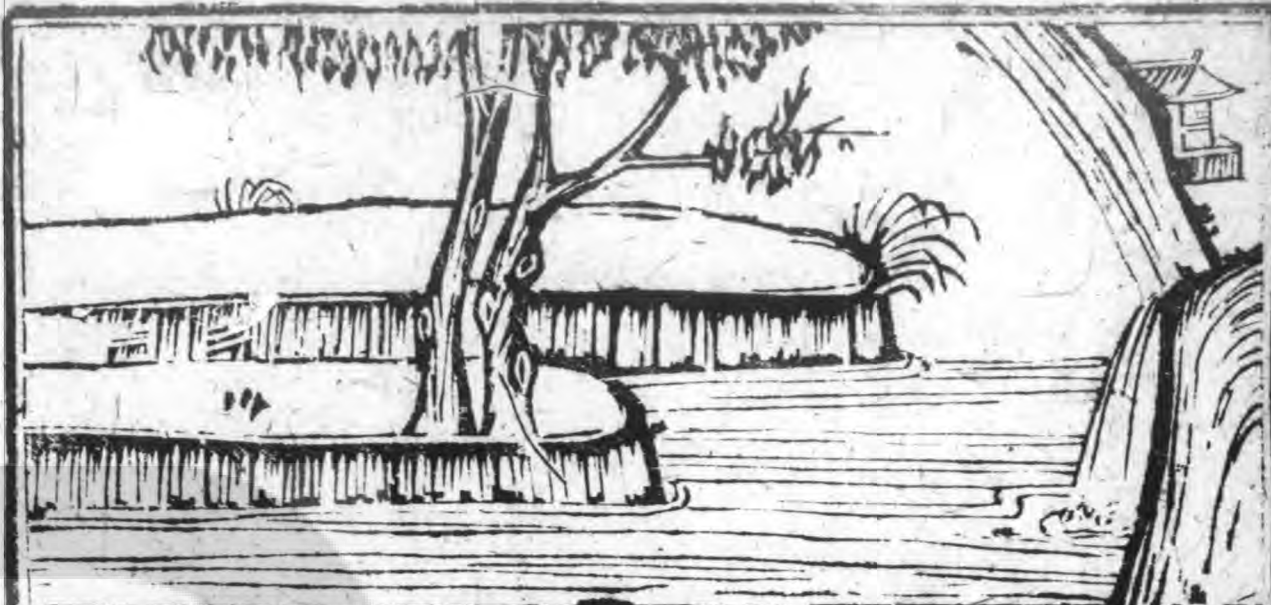
滕穆生玩遊名山仙境



枝以記回路之途到家數日乃具酒醴携殺饌率家僮輩齊往  
 之則重岡疊嶂不復可尋豐草喬林絕無踪跡往來于樵溪牧  
 徑之間但聞谷鳥悲鳴猿猿哀笑而已竟惆悵而歸逸念上舍  
 自言生於嘉熙丁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  
 詳雅止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歟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初永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美風調善吟咏為眾所推重  
 素聞臨安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  
 赴薦至則僑居湯金門外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  
 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靈鷲石屋之  
 洞冷泉之亭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將徧焉七月之望於  
 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是夜月色如畫荷香滿身  
 時聞大魚跳擲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生已大醉寢不能寐  
 披衣而起遠堤觀望行至聚景園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



園中臺館如會芳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頽毀惟瑤津西軒歸  
 然獨存生至軒下凭欄少憇俄見一美人先行一侍女隨之  
 外而入風鬟露鬢綽約多姿望之始若神仙生於軒下屏息以  
 觀其所為美人言曰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  
 黍離之悲爾行至園北太湖石畔遂詠詩曰 湖上園亭好  
 重來憶舊遊 徵歌調玉樹 閱舞按梁州 徑狹花迎輦  
 池深柳拂舟 昔人皆已歿 誰與話風流 生放逸者初  
 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廢不可復禁即於軒下續吟  
 曰湖上園亭好 相逢絕代人 嫦娥辭月殿 織女下天津  
 未會心中意 渾疑夢裏身 願吹鄒子律 幽谷發陽春  
 吟已越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曰固知即君在此特來  
 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久欲自陳叙誠恐驚  
 動即君生聞此言審其為鬼亦無所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  
 故宋理宗朝宮人年二十三而歿殯此之園側畔今晚因往演

穆生黃夜景園逢美



福堂訪賈貴妃蒙延坐久不竟滯遲致令郎君於此久待即命  
 侍文曰翹、可於會中取桐席酒果來今夜月色如此即君又  
 至不可用、心可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獲紫艷能  
 鋪水中庭、白玉碾花樽碧琉璃盞醪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  
 談譔笑詠詞首清婉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初者鄉望  
 海潮辭美人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製木蘭花慢  
 一闕命翹翹歌之日記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  
 階重携翠袖來拾花、紅繁華總隨流水嘆一場春夢香難圓  
 廢港芙蓉酒露斷隄楊柳搖烟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三  
 芊悵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船平生銀屏金屋對添燈  
 無燭夜如年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歌畢美人泃然  
 垂淚生以言懈解仍微詞桃之以觀其意即起謝曰姐謝之人  
 父為塵土革得奉事巾擲雖死不朽且郎君適間詩句固已許  
 之矣願吹鄒子之律而一發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



而出實本無意豈料便成語識良久月隱西垣河傾東嶺郎命  
 翹上撤席美人曰幣君僻陋非即君之所處只此西軒可也遂  
 携手而入假寢軒下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旦揮涕而別至書  
 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墓上左一小立即翹上所  
 痊也生感嘆逾時迨暮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  
 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書故不敢奉見數日  
 之後當得無聞爾自是無夕而不會經旬之後曰晝亦見生遂  
 携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翹翹何  
 以不從曰妾既侍奉君子舊宅無人留其看守爾生與之同回  
 鄉里見親識怡之曰娶於杭郡之良家幾見其舉正溫柔言詞  
 意利信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息左右  
 隣里俱得其觀心且又勤於治家繫於守已雖中門之外未嘗  
 經出衆咸賀生得內助在籍三歲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  
 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

廖生與美人



已閱三秋今願得借行以願視翹上生許諾遂倩舟同載直抵  
 錢塘風塵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三年前  
 曾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當今日之期欲與君同赴聚景再續  
 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垣蓬閣西浦露柳  
 烟簟動搖隄岸宛然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已迎拜於路首  
 曰娘子陪侍郎君數遊城郭首尾數年已極人間之歡獨不記  
 念舊居乎三人入園又至西軒而坐美人忽然垂淚而告生曰  
 感君不棄侍奉房帷未深歡又當未別生曰何故對曰止本  
 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  
 冒犯律條以相從爾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  
 對曰止在今夕爾生悽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苦終事君子永  
 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遠越若更遲留須當獲矣非止有  
 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生意稍悞然亦非  
 傷感愴微燒不寐及山寺鐘鳴水榭雞鳴急起與生為別解所



滕生致祭行美人墓



御玉指環繫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分袂而去。然猶頻上回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醴醑於墓下。生作文辭以弔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乎。超群而寄安於仙。聖鍾秀氣於乾坤。粲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連。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對孤魂之群奔。落花流水。斷雨殘雲。中亦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然而精靈不泯。性識長存。不必仗少翁之苛術。自能返倩女之芳魂。玉匣懸鳶之扇。金泥煇蝶之裙。聲鈴上兮。環珮香。謂上兮。蘭孫方欲同歡。以借老余何阮。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襪。赴王母瑤池之博。即之而無所親。扣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傷前事之誰論。銷錫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兮。天壤上哀怨。結芳雲昏上音容。杳而靡接。心緒亂而紛紜。謹含哀而奉弔。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喬生歿居逢元夜。觀灯至早。之訖從此絕矣。獨居旅邸。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惆悵而歸。就高閣其故。始具迷之衆。感歎其生後終身不娶。入鴈山採藥。遂不復還。不知所終。

牡丹燈記

乃氏之懷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夜其羈縲石。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入衛。見一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上嫻上。也運棧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雅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弊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為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



喬生歿居逢元夜觀灯



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歿家  
 事零替既無兄弟仍鮮族黨止妻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  
 生留之宿態度精妍詞氣婉媚低惟矜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  
 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  
 粉粧鬪髻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日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  
 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  
 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耗盡夤來  
 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為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  
 備述取由鄰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  
 其教遂投月湖之西往來於長隄之上高橋之下訪於居人詢  
 於過客盡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東廡復轉  
 西廊盡處得一暗室則一觀曰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  
 判文麗卿之柩上前懸一雙面正丹燈下立一盟器婢手皆  
 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栗遍體奔走出寺不敢

喬吉故淑芳金蓮相遇



回顧是夜借宿於廟之東慶佈之色可掬隣翁曰玄妙觀觀法  
 師故開府玉真人弟子符錄為賞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旦  
 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熾何為來此生拜于座  
 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書果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  
 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絕來  
 矣一月有餘不覓又往袞緇橋訪友留飲至醉却忘法師之戒  
 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復見金蓮迎拜于前曰娘子久  
 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  
 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  
 軀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遂生疑惑便  
 欲求絕情悖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  
 至於柩前怒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遂死於柩中隣翁怪  
 其不歸遂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於柩  
 外請於寺中間之於僧而發之死之已久矣與女子之屍俯仰



卧於此內女貌如生焉寺中僧衆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一十七權厝於此崇家赴北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二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屍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書月黑之夜往往見生與女子攜手同行一了髮執雙頭燈丹燈前道邁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可痊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兢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錄止能治其未然今崇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考初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爲幾溪澗直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道童調鼎衆羅拜庵下告以求故道人曰山於隱士且暮且死鳥有奇術君輩過聽笑拒之甚嚴衆曰其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始釋然道人曰五老矣不復一山已六十餘年老夫饒舌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



數輩黃巾錦襖金甲雕戈皆長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觀其屢肅道人曰此間有邪崇為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驅之至受命即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俱到壇所鞭筆揮淋漓瀉道人詞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於此喬生供曰  
伏念某夜室驟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生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隣六魄雖離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為骨染素成胎墳壙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機發比人具財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為妖



洪畢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温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明而晉景歿妖豕啼野而齊衰殂降禍為妖與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所十地列罰惡之司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刹不得肆其暴劫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草附木夫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晨嘯于梁而有聲窺其室而無視蠅營狗苟羊狼狼貪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金蓮之怪誕假盟器以矯証或誣民違條犯法狐緩上而有蕩鷄奔上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階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燒毀變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永無出期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上如律令

王生金陵獨居幽室



即見此三鬼悲啼躑躅為將吏驅粹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問其故其法師則口病瘖瘖不能言矣

渭塘奇遇記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仕族子居于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眾以奇俊王家即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祖回船過渭塘見一新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上下相映白鷺一群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所巨鰲之鱗鱗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蓮塘之藕松坡之栗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一十八而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軀去而後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已而酒盡出肆快上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

王生性松江叔祖回舟



卷之三

抵舍後始至文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蒲萄架上下鑿池方  
圓盈丈以石砌之養金鯽其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綠蔭  
婆娑牆結一翠栢屏上下設石假山三峯岌然競秀草則金線  
綉墩之屬霜露不変色恣間掛一雕花籠上內畜一綠鸚鵡見  
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一隻絢線香焚之案上立二古銅瓶插  
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架上橫一碧玉簫女  
所吹也壁上貼金花成四幅題詩于其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  
詞字畫則是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 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

楊柳陰濃啼百舌

東家胡蝶西家飛

前歲櫻桃今歲結

鞦韆蹴罷髮鬆鬆

粉汗疑香沁綠紗

侍女亦知心內事

銀瓶汲水煮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

萱草花含金鳳簪

一雙乳燕出雕梁

數點新荷浮綠水

困人天氣日長時

針線慵拈手漏遲

起向石橋陰畔立

戲將梅子打鶯兒

第三幅云

王生肆中与女歡吟



鐵馬聲喧風力緊 雲牖夢破鴛鴦冷 玉爐燒麝有餘香

羅扇撲螢無定影 洞簫一曲是誰家 河漢西流月半斜

要染纖紅指甲 金盆夜搗鳳仙花 第四幅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 風動簾櫳雪花舞 金盤曾自冷塑後現

綉幙圍春護鸚鵡 倩人呵筆畫雙眉 脂水疑寒上臉暉

粧罷扶頭重照鏡 鳳釵斜亞瑞香枝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謹會宿於寢雖鳴始菴

乃困卧蓬牕底爾是後歸家無夕而不夢為一夕見架上玉簫

索女吹之為吹落梅風數闋音調瀾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

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誤落燈花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

金碧甸指環贈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既竟則指環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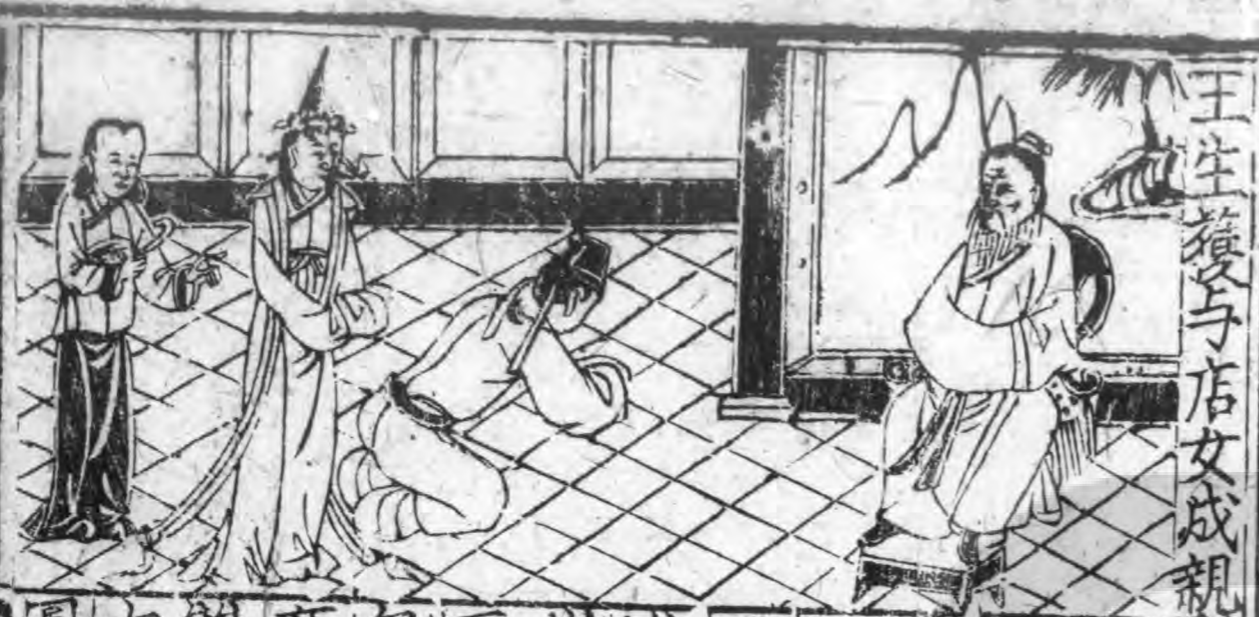
在手扇墜視之無有矣生大以為奇遂效元稹賦會真詩

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 天人謫降來 風流元有種 重點更多才



碾玉成仙骨  
 合宴千金屋  
 小上乘油壁  
 放燕簾高捲  
 不待金屏射  
 筆許秦宮奪  
 窓薄涵魚鮪  
 釵玉輕上製  
 恨續鮫鮪拍  
 化蝶能通夢  
 吹蕉逢佳境  
 良夜難虛度  
 漏滴河須促  
 才子能知尔  
 腰肢風外柳  
 標格雪中梅  
 妖姿應自許  
 妙質孰能陪  
 遠道接天台  
 苴蔻易含胎  
 待月又如崔  
 燭影照徘徊  
 髮輝綠雲堆  
 瑞鳳舞毡毼  
 多忌笑何魁  
 繡褥坐相偎  
 紫氣劍雙埋  
 別淚已凝腮  
 陌上看花回  
 親得到蓬萊  
 真上醉絲灰  
 輕塵生洛浦  
 蕭声傳縹緲  
 眉橫青岫遠  
 鬢輝綠雲堆  
 文鴛遊浩蕩  
 孤眠憐月姊  
 多忌笑何魁  
 雕欄行共倚  
 繡褥坐相偎  
 紫氣劍雙埋  
 別淚已凝腮  
 陌上看花回  
 親得到蓬萊  
 歡傳琥珀盃  
 綠陰鶯並宿  
 殘粧猶在臂  
 別淚已凝腮  
 游蜂浪作媒  
 芳心未肯催  
 殘粧猶在臂  
 別淚已凝腮  
 留環獲異財  
 綠陰鶯並宿  
 殘粧猶在臂  
 別淚已凝腮  
 遊蜂浪作媒  
 芳心未肯催  
 殘粧猶在臂  
 別淚已凝腮  
 鍾音且莫催  
 峽中行雨過  
 陌上看花回  
 愚天可語哉  
 多生曾種福  
 親得到蓬萊



王生獲与店女成親  
 詩訖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歲後從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  
 延之入内生不其意遂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  
 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所至此飲酒偶有所觀不能定情因  
 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即君  
 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為妄固未之信今日而君子果涉吾地是  
 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婚娶未嘗又問其門閥閩氏族  
 甚喜肆翁即握生手入於內室至女子所居軒下門窗戶闔則  
 皆夢中所歷也草木臺榭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  
 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華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  
 自君去後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日吾夢  
 亦如之耳女歷叙吹簫之曲綉鞋之事無不昭合者又出水晶  
 雙魚扇墜示生上亦奉紫金碧甸指環兩相表證以問之彼此  
 大驚以為神契遂與生同效諧若永為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團  
 圓可謂奇遇矣

何友仁貧居自嘆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三

富貴發跡司志

古杭瞿佑宗吉編著

至正丙戌泰州士人何友仁為貧窶所迫不能聊坐因謁城隍  
 祠過東廡見一案牒曰富貴發跡司友仁禱於神像之前曰某  
 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裘暑一葛朝脯粥飯一盂初無過用妄為  
 之事然而皇上及上常有不足之憂冬暖而愁寒年豐而苦飢  
 出無知之投匭無蓄積之守妻孥賤棄鄉黨絕交困阨艱難  
 無所告訴側聞大神生富貴之案掌發跡之權扣之即有聞求  
 之無不獲是亦不避詞責冒瀆威嚴屏息庭前鞠躬戶下伏望  
 告以倘來之事喻以未至之機指示迷途提携晦跡俾枯魚蒙  
 斗水之活困鳥托一枝之安敢不拜賜深恩仰于洪造如或前  
 事有定後路無由大數既已難移薄命終於不遇亦望明彰報  
 應使得預知禱畢跽伏案前之下是夜東西兩廡左右諸曹皆

友仁待告謂城隍司



燈燭熒煌人物駢雜惟友仁所博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  
點暗中將及半忽聞呵殿之音初遠漸近將及廟門諸司判  
官皆趨出迎之及入紗籠兩行儀衛甚盛府君朝服端簡登正  
殿而坐判官輩悉見既畢皆回局治事發跡司主者亦自殿上  
而來蓋適從府君朝天始回爾坐定有判官數人皆僕頭角帶  
服緋綠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理之事一人曰某縣某戶藏米  
二千石近因旱蝗相繼米價倍增隣境關糶野有餓草而乃開  
倉以賑之但取元價不求厚利又為饘粥以濟貧乏家活者甚  
衆昨縣神申上於本司呈於府君聞已奏知天庭延壽三紀賜  
祿萬鍾矣一人曰某村某氏奉姑甚孝其夫在外而姑得重痼  
醫巫無效乃齋沐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割股以進因遂得愈昨  
天符行下云某氏孝感痛達天地誠格鬼神令生貴子二人皆  
食君祿光顯其門終為命婦以報之府君下於本司今已著之  
福籍矣一人曰某姓某官爵位已崇奉祿亦厚不思報國惟務

友仁案下夜受司主詔命



貪饕受鈔三百錠枉法斷公事取銀伍百兩非理害良民府君  
奏於天庭即欲加其罪緣本人頗有頑福故特延數年使罹滅  
族之禍今早奉命記注惡簿惟俟時至爾一人曰某鄉某甲有  
田數十頃而貪縱無厭務為兼并隣田之接壤者欺其勢孤無  
援賤價售之又下還其真令其含忿而死冥府帖本司勾攝入  
獄聞已化身為牛托生隣家償其所負矣諸人言叙既畢發跡  
司判官忽揚眉盱目咄嗟長嘆而謂發賓曰諸公各守其職各  
治其事褒善罰惡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  
期國統漸衰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之奈何發問曰何謂  
也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闕所聞衆聖推論將來之事數年  
之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當  
是時也有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枯當  
此塗炭乎抑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衆皆墮履相顧曰非所知  
也遂各散去友仁始于案下匍匐而出拜迷厥由判官熟視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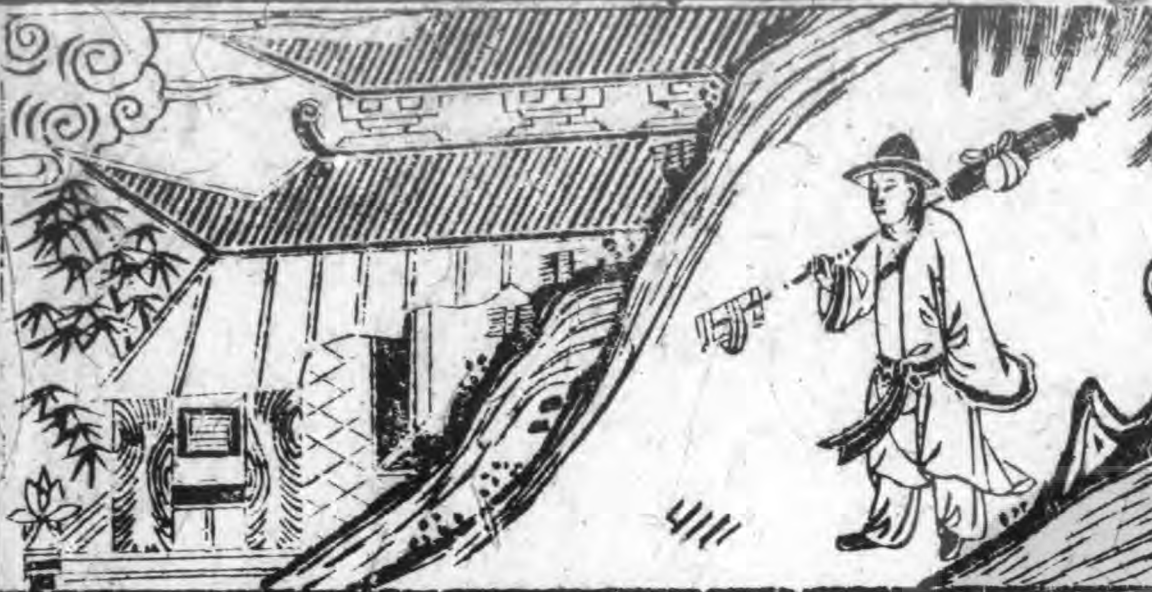


何生德宣四字千言



父命小吏取簿籍至親自檢閱謂友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困者自茲以往當日勝一日脫晦向明矣友仁願示其詳乃取朱筆大書一十六字以授友仁曰 遇日而康 遇月而發 遇雲而衰 遇電而沒 友仁聽訖授置之於懷內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外天色已曠急探懷中則無有矣歸而話於妻子以自慰不數日郡有大姓傳日英者延之以訓子弟月奉束脩五錠家遂稍康凡居其館數歲已而高郵張氏兵起元朝命丞相脫脫上統兵討之大帥達理月沙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公署隨軍參謀車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仕於朝踐歷館閣翔翔省部可謂貴矣未幾受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能構於大官黜為雷州錄事友仁憶判官之言日月雲三字皆已驗矣深自戒懼不敢為非到任二年有事申總府吏具牘以進友仁自署其衙曰雷州路錄事何其揮筆

軍應詳往衡州



之際風吹紙起於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電字大惡之亟命易去是夜感疾自知不起處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因詳判官所述衆聖之語將來之事蓋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 國朝創業淮西攻闕爭奪干戈相尋沿淮諸郡多被其禍死於兵亂者何止三十萬焉是以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小而一身之勞悴通塞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

永州野廟記

永州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而蔽日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獻於殿下始克前往如或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皆隨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適衡州道由廣下囊囊資匱不能設奠但致敬而行亦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石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

永州神路趕事應祥



顧見兵甲其衆追者可千乘萬騎自必死平日能誦玉樞經  
事勢既旭且行且誦不絕于口須臾則雲收雨止天地開朗所  
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衡州過祝融峯謁南岳祠思  
憶前事其狀焚訴是夜夢駛卒來追与之偕行至大宮殿侍衛  
羅列曹局分布駛卒引立大庭下望殿上掛玉珊簾內設黃  
羅帳燈燭煒煌晃若白晝嚴邃整肅寂而不譁應祥拜自俟命  
俄一吏采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旨問与何人有訟伏而  
對曰身為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  
布衣疏食守分而已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答威問吏曰  
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而曰實以貧故出境投  
人道由永州过神祠下行囊罄竭不能以牲醴祭享觸神之怒  
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顛暗裁為所及驚怖急迫無處伸訴  
以致唐突神靈誠非獲已更入少頃復出曰得旨追對即見吏  
士數人騰空而去俄頃神曰歸老人烏巾道服跪於階下吏

應祥南岳見道人



宣言詰之曰汝為一方神祇衆所敬奉奈何輒以威禍恐人求  
其祀饗道此儒士哉陷死地貪婪苦虐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  
曰其實永州野廟之神也然而唐為妖姦所劫已有年矣力不  
能制曠職已久向者驅駕風雨邀求真酌皆以此物所為非其之  
過吏責之曰事既如此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與妖作  
孽無与而比社鬼祠靈承其約束神蛟毒虺受其指揮每欲奔  
訴多方抵截終莫能達今者非神使來追亦焉得到此即聞殿  
上宣言令吏士追勘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衆吏士雖  
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捕不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一神將  
領兵五千而往久之見數十鬼卒以大木身其首而至乃一朱  
冠白蛇也置於庭下若五石缸焉吏顧應祥令還欠伸而蒼汗  
流浹背事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神像蕩然無遺問於村野  
皆曰其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殺伐之聲驚駭巨測耳  
往視之則神廟已為燬燼一巨白蛇長數十丈死於林木之下

許夜夢與蛇對狀



而獲其首其餘蚺虺騰蛟之屬無數腥穢之氣至人未息考其  
 日正感夢時也應祥還家白晝閑坐忽見二鬼使至前曰地府  
 屈君對事即挽其臂以往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一  
 白衣絳債大夫形狀甚偉旬陳在世無罪為書生畢應祥往告  
 于南獄以致神兵降伐率族殲夷巢穴傾蕩冤苦實甚應祥聞  
 此言知為蛇妖挾讐搆訴乃以具陳其害人禍物具妖作怪之  
 事對辯於鐵籠之下往還甚是受苦降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  
 下南嶽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司徵驗其事時已而衡山府及  
 永州城隍司回文其事與畢應祥所言實事相同方始詞塞王  
 者殿上大怒叱之曰生既為妖死猶妄訴將白衣妖孽押赴鄴  
 都永不出世即令鬼兵數人驅押之去受其果報王謂應祥曰  
 訴文得實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畢姓籍簿來於應祥各  
 下批判八字回還批曰除妖去害延壽一紀畢應祥俯伏在階  
 拜謝而返及門而悔乃曲肱几上爾

李生在桂州尋父友



申陽洞記

隴西李生名德逢年二十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  
 不事生產為鄉黨賤棄天曆間父友有任桂州監郡者因往投  
 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多名山日以獵射為事出沒  
 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為得所樂有大姓錢翁者以貨產雄於郡  
 止有一女年及十七甚所鍾愛未嘗窺門雖姻親鄰里亦罕見  
 之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牖戶闔高鎖如故莫知所從往  
 聞于官禱于神訪于四境悄無蹤跡翁念女切至設誓曰有能  
 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  
 切而荏苒將及半載竟絕音響生一日挾鏃持弧出城遇一麀  
 逐之不捨遂越岡峦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曛黑又迷來路  
 彷徨於壠坂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煙昏雲暝虎嘯猿啼遠近黯  
 然於一更之候遙望山頂見一古廟委身投之至則塵埃堆積  
 牆壁傾頽歔啼鳥跡交雜于中生雖甚怖然無可奈何少許

錢翁女夜被奸拐去



下將以待旦未及曠目忽聞傳導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  
夜安得有此疑其為鬼神又恐為盜劫乃攀緣欄楯伏於梁間  
以窺其所為須臾及門有二紅燈前導為首者頂三山冠絳怕  
首披淡黃袍束玉帶逕挾神案而坐從者十餘輩各執器械羅  
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狀貌則皆毀黷之類也生知是邪魅  
取腰間箭持滿一發正中坐者之臂失聲而走群黨一時潰散  
莫知所之矣則寂然乃假寐待旦則見神座邊鮮血點上從大  
門而出沿路不絕循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縱由此而  
入生往來穴口顧盼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  
仞仰不見天自必死傍邊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幽邃咫尺  
不辨更前有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榜曰申陽之洞守門者  
數十人裝束如昨又廟中所觀相似見生驚曰子為何人而遽  
至此生罄折作禮而答曰下界凡民久居城府以醫為業因乏  
藥材入山採葺貪多務得進不知止不覺失足墜墜於斯觸冒

李生小獵夜遇候精



尊靈乞垂寬宥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問之曰汝既業醫何為  
入治療乎生曰此分內事也守門者大喜以手加額曰天也生  
請其故曰吾君甲陽侯也暇因出遊為流矢所中卧病在床而  
汝惠然來斯是天以神醫見朕也乃邀生坐於門下眼瞬遂入  
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報其生之命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  
禍及股肱毒流骨髓厄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獲賜  
良劑是受病者有再生之藥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  
死以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及曲房帷幄衾褥極其華麗見  
一老獠猴儼臥石榻之上呻吟之聲不絕有美人侍側者三皆  
傾城絕色也生診其脉撫其瘡詭曰無傷也吾有仙藥非徒治  
病無可度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週三光矣今之相遇蓋亦  
有緣爾遂傾囊藥令其服之群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  
拜於前曰尊官信是神人今幸得遇吾君既獲仙丹求命吾等  
獨不得雷刀圭之賜乎生遂罄其所膏徧賜之皆踴躍爭奪惟



恐不預其藥毒之尤者用以淬箭鏃而射鷲獸無不應弦而  
 倒有頃群妖一時仆地昏眩無知矣生顧有寶劍懸於石壁取  
 而悉斬之凡我猴族大小三十六頭疑三女為妖欲併除之皆  
 泣而言曰妾等皆人之女非妖怪也不幸為妖怪所攝至此沉  
 陷坑穽求死不得今君能為妾除害去妖即妾再生之主也敢  
 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址其一即錢翁之女其二亦皆郡邑  
 良家之女其三亦係邊廂之室女也生今日能除去其群妖然  
 無計而可出憤悶之間忽有一老父并領數人不知自何而來  
 皆身被褐裘長鬚皓髮為喙惟一白衣者居前向生拜曰吾寺  
 虛星之精久有此土近為妖猴所據力能弗敵屏避他方俟其  
 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為我掃除讎怨蕩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於  
 袖中取出金珠之屬置于生前生曰若等既具神通何乃見欺  
 於彼自伏屠劣耶曰衣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  
 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諸天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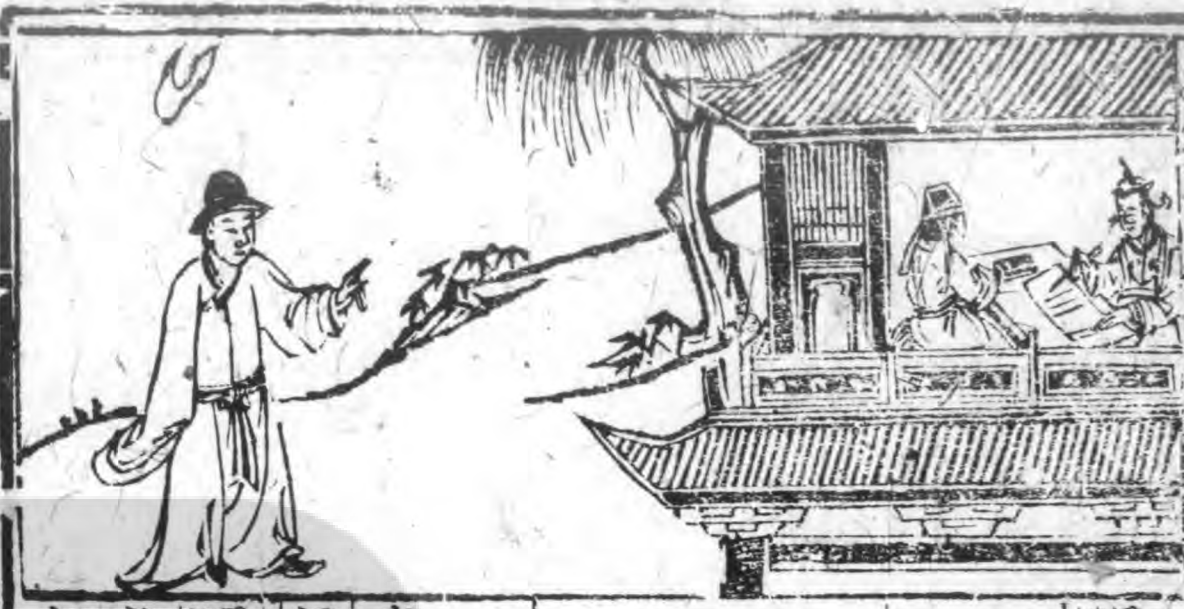


自在爾非若彼之貪婪肆暴害人禍物今其稔惡不已舉家夷  
 滅蓋亦獲咎於天假手於君爾不然彼之凶邪豈君所能制耶  
 生曰洞名申陽其義安在曰猴乃申屬故假之以美名非吾土  
 之舊號也生曰此地既為若等故居予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  
 指引歸途謝物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餉即  
 得遂願生如其言耳畔惟聞疾風暴雨之聲止開目見一大  
 白鼠在前群鼠如豕者數輩從之旁穿一穴達於路口生挈三  
 女以出逕扣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即以女納之為婚其  
 二女之家亦願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後至其處求訪路  
 口則豐章喬林遠近如一無復舊蹤焉

愛卿傳

羅愛上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  
 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  
 之士咸脩飾以求狎情學之輩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

愛卿詩文虛閣詩游古今咏



望日會于鴛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  
閣筆吟詠其愛卿詩曰

盡閣東頭納晚涼 紅蓮不及白蓮香 一輪明月天如水  
何處吹簫引鳳凰 其二首詩曰 月出天邊水在湖

微瀾倒浸玉浮圖 掀簾欲共嫦娥語 肯教霓裳一曲無  
其三首詩曰 手弄雙頭茉莉枝 曲終不羨舞雲歌

環珮響處飛仙過 頭借青鸞一隻騎 其四首詩曰  
曲上欄干正上屏 六銖衣薄懶來凭 夜深風露涼如許

身在瑤臺第一層

愛卿詠詩已訖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簪纓名族父七母存  
家貲鉅萬慕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脩家法甚飾  
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未久趙子有父黨為吏部  
尚書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  
妻之憂不往則又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

趙子禮定雁愛卿



子生而彘弧逢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  
可以息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  
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百人所謂  
事主之日多報親之日少君宜當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撫  
西山之頽日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下日為京都之行置酒酌  
別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為大夫人壽自製齊天樂  
一闕歌以侑之其辭曰

恩情不把功名設 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  
有誰為主流年幾許况悶上愁上風上雨上鳳折鸞分未知

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  
花官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落西山易生愁

阻早促回程絲衣相對舞

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至都則尚書以病殂無  
所投托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伏

子別愛尋親故



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饋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  
道其灾虛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因遂不起臨終呼愛卿  
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皇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罹  
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  
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  
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葬於白亭村既葬旦夕哭臨靈几前  
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丞  
相檄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奉政拒之於嘉興不戢軍士大掠  
居民趙子之居為劉萬戶者所擄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  
卿以甘言詔之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  
及矣乃以繡褥裹屍瘞於後圃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遁歛浙省  
揚泰政為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聞閩海道由太倉登岸逕  
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悲獲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亂  
窠於梁鴉鳴於樹蒼苔碧翠草徑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

愛卿事姑終喪禮



知去向惟中堂歸然獨存乃洒掃而息焉明日行出東門外至  
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呼而問之備述其詳則老母辭堂  
生妻去室矣遂引趙子至白亭村其母壘處指松栢而告之曰  
此皆六娘子之所種植也指坐壠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  
經理也太夫人以即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  
死卜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手扶棺槨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  
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有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  
子不從即遂縊死就於後園瘞之矣趙子大傷感即至銀杏樹  
下發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撫尸大慟絕而復甦乃沐  
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  
明才惠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原有  
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  
是出則禱於瘞下歸則哭於園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夜趙子獨  
坐中堂寢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而有異急起祝

趙子哀憤求見愛



之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愧一見。而叙舊也。即聞言曰。妾即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耳。言訖。如有人行。舟也。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坐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喜鵲。兩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把息情求滿。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輝。奈命薄時乖。殞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筭除非。盡裏見。崔徽。

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惶怨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望墓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敘曰。妾本娼流。素非良族。山雞野鴛。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笑。豈解舉按以齊眉。令色巧言。遍新送舊。東

趙子往宋家見小兒



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為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井曰。採摛積孽。嚴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戶。豈料昊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於四境。長鎗大鈞。耀武於三軍。既擄李松之居。又奪韓翔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奈何。而乃甘心碎玉。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夫為人妻妾。而背主棄家。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

趙子撫慰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猶隨鬼趣。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即令往無錫宋家托生為男子。妾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一見。以叙懷抱。故逢歲月。今既見君。明日即往托生也。君知不棄舊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驗。遂與生入室歡會。





欵若平生雞鳴而起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道即珍重從此  
一別矣因哽咽佇立天色漸明歛然而逝不復有覩但空室悄  
然寒燈半滅而已生起而促裝逕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扣焉  
則果生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有托生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  
具述其事願請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  
契為親戚自此往來餽送遺音不絕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  
志就令人學有金氏之子同學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  
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  
翠詩一首吟曰

十二闌干七寶臺 春風到處鬱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  
何不移教一處栽 吟訖翠上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臺  
懷袍何為不肯開 我願東君勸用意 早移花樹向陽栽



詩畢已而翠上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為其議親輒悲  
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度已許之矣  
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聽焉然而劉  
富而金貧其子雖聰敏俊秀門力甚不敵及謀氏至其家果以  
貧辭慚愧不敢當媒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  
之矣若以貧辭是負其誠志而失此一好姻緣也今當許之曰  
寒家有子翁知詩禮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生自蓬幕安於貧  
賤久矣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  
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夷虜  
之道吾知擇婿而已不記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  
必不能堪莫若贅之入門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論  
日結親凡幣帛之類至鴈之屬皆文家自備過門交拜二人相  
見喜可知矣是夕翠上於枕上作臨江仙一闕贈生曰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胡



襟粉身若麝香塵。瑞雨充雲渾未慣。憺邊眉黛羞輕憐。痛惜意。頻頻頭即從此始。日近日相親。詠訖邀生繼和生。遂次韻而和之。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憐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輕誓向人。猶自語頻上。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賡說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遊綠水。未足喻也。未及一載。張仕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為其部將。李將軍者所擄。至正未仕。誠闢土益黃。跨江南北。奄有浙東。乃通欽元。親領奉正朔。道路始通行。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求訪其妻。誓不見則不復還。適處尋訪。行至平江。則聞李將軍見於紹興守禦。及至紹興。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則回湖州。駐朴矣。生來往沿淮。備經險阻。星霜發移。囊橐又竭。然此心終不少懈。單行露宿。丐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皆獲。



軍方貴重。用事感熾。赫奕生佇立門墻。躊躇窺侯將進。而未識欲言而不敢聞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淮安人也。喪亂以來。闈有一妹在於貴州。是以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爾聞者曰。然則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干。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曉誦賦文。當失去之時。年始有十七。以歲月記之。今則二十有四矣。聞者聞之曰。府內果有劉氏者。淮安人。其齒如汝所言。識字善為詩。性又通慧。本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吾將告于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內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上奉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換服之。并以帷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

金生遇疾狂行尋死



亦通書者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本凡百家經史涉  
獵盡矣蓋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僅  
起方嚮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卷堆案無人  
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  
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  
盡其意將軍大喜以得為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  
聽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聞閣深邃內外隔絕但欲一達其意  
而終無便可乘在籍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又起白露為霜獨處  
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絕詠曰

好花移入玉欄干 春色無緣再得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

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塞上重歸馬 此夜庭中獨舞鴛

霧閣雲窓深幾許 可憐辜負月團圓

詩成書於片楮折布裘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曰  
天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縫紉之將以

金生到嶺軍求見劉翠



寒爾小豎如言持入付與翠上解其意折衣而詩見覽大加傷  
感吞聲而泣別為一詩亦縫於內以付與生詩曰

一自鄉閩動戰鋒 舊愁新恨幾重上 腸雖已斷情難斷

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言藏破鏡 終教子建賦遊龍

綠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

生得翠上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沉痾翠  
翠請於將軍始得一至生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上以手  
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  
憐之葬於道場山麓翠上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  
衾席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  
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  
黃泉之下庶有依托免於他鄉作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  
其志竟附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既滅  
翠上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路徑湖州過道場山下見有一



所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上與金生方並有門首而立遽呼之  
入訪問父母存歿并及鄉井鄰舊事僕曰娘子與郎君安得如  
何在此居止乎翠上曰始因兵亂我為李將軍所擄即君遠來  
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在此爾僕曰予今還淮安  
娘子可脩家書以報父母也翠上得言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  
美茗溪之鮮鯽以烏程酒出飲之明日遂脩書以上父母也翠  
翠書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在  
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曩者漢日將頽楚氛甚惡倒持  
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  
自逃生不能玉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  
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辰易邁傷  
青鸞之伴木雞怨耦為仇恨烏鴉之行丹鳳雖應酬而為樂  
終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鵬之啼春風胡蝶之夢時移事往



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數開閣而放妓  
時之約滿湘有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  
臺之劫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沉  
而簪折豈期壁返而珠還始同玉簫女兩世因緣難比紅粉  
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前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繡  
卷托魚腹而傳尺素謹致叮嚀未奉甘旨先此申覆

僕得書述回淮安父母得書甚喜其父即賃舟與僕自離淮浙  
徑奔長興而訪焉至道場山下向日相遇留宿之處絕無處所  
則荒烟野草樹木平林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屋宇則是東西  
兩墳塋土堆耳方疑訝間適有一野僧杖錫而過老父并僕揖  
而問曰僧言此所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上墳爾豈有人居乎  
僕并老父俄而大驚急取其書而視之乃白紙一幅也時李將  
軍已為  
國朝誅滅無蹤詰問其詳老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贖我令我

李將軍病榻付李將軍



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令我... 即文裁蹤隱跡匿影潛  
形不復可求我與汝生為父子死為骨肉有何間焉汝若有靈  
母各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老父與僕卧宿于墳次至半夜  
將次三更後忽見翠上同生拜跪於前悲魂宛轉父泣而撫問  
之翠上與生乃具述其事始言曰

往者禍起蕭牆兵興屬郡不能效竇氏女之死乃致為沙吒  
利之驅忍恥偷生離鄉去國背井拋宗恨以重蘭之弱質配  
茲駟儻之下材惟奪石家賣笑之姬豈暇憐息國小言之婦  
叫九閻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棄息特蒙遠訪托兄  
妹之名而僅獲一見嗚夫婦之義絕父母之恩今以而終遂  
不通彼感疾而先祖妾含冤而繼殞欲求補葬遂得同柩大  
畧如斯微言不盡

父聽言訖大號而泣哀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回家以奉  
爾今汝生相繼而去矣吾將取汝骸骨遷於先龍之下也

4

金翠墓上雙葬墳塋



行一遭也父復大泣而言曰汝為何語也翠上曰妾生而  
不得侍奉親闈歿而无緣不得首丘塋然而地遠跋踈而地  
道尚靜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况且在此溪山秀麗  
大榮華既已安然非勞所原也因抱待其父而大哭父遂驚  
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醴酒饌奠于墳下与僕返棹而歸淮安至  
今往來者指為金翠墓云爾

新刊金相新話三卷



聞人子述出遊遇尤街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四

龍堂靈會錄

古杭瞿佑宗吉編著

吳江有龍王堂堂蓋廟也所以奉事香火故謂之堂或以為石  
崖突出洲渚可居若塘岸焉故又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吳松右  
太湖風濤險惡衆水所匯過者以致敬於廟避而後行夙著靈  
異具載于范石湖所編吳郡志元統間有聞人子述考以歌詩  
鳴於吳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掛乃白龍也鬚鬣下垂如一玉柱  
鱗甲昭耀如明鏡數百片轉側於鳥雲之內良久而沒子述自  
以為平生奇觀莫之能及雨止登廟周覽既畢乃題古風一章  
於無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 棟宇青紅照江渚 歲時奉事莫敢違  
求晴得晴雨得雨 平生好奇無與侔 訪水尋山遍吳楚  
扁舟一葉過垂虹 濯足滄浪洗塵土 神龍有心慰勞苦



变化風雲快觀觀 鬚尾蜿蜒玉柱垂 鱗甲光芒銀鏡舞  
 村中稽首朝翁姥 船上燃香拜商賈 共說神龍素有靈  
 降福除災敢輕侮 我登龍堂共龍語 至誠感格龍應許  
 沒挽湖波作酒漿 採掇江花當穀脯 大字淋漓寫庭戶  
 過者驚疑居者怒 世間不識謫仙人 笑別龍神指歸路  
 題畢回舟卧于篷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施禮于前曰  
 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水府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雖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母苦亂但瞋目少頭  
 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雷声久之漸止開目則見殿宇崢  
 嶸儀衛森列寒光逼人不可睇視真所謂水晶宮也王聞其至  
 冠服劔佩而出延之上階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肯既佳筆  
 勢又妙廟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致奉酬未定  
 然者傳言客至王遽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入其一高冠巨履  
 威嚴簡重其二烏帽青裘風度瀟灑其三則葛巾野服而已

魚頭者奉王命邀子述



次而坐王謂了述曰君不識三客乎此一位乃越范相國此一  
 位晉張使君此一位唐陸處士爾此吳地三高是也王對三客  
 言子述題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贊不已王曰詩人遠臨貴客皆  
 至賞心樂事不期而同即命左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之物飲  
 饌之味皆非世間所有酒至方欲飲闌者奔入告曰吳大夫伍  
 君在門王急起迎之既入范相國猶據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  
 然變色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吾乃吳國  
 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讐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高為自立亭館  
 以奉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上坐曩曰吳王之恨寧忍忘之耶  
 即數范相國曰汝有三大罪而人罔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欺世  
 而盜名吾今為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無得隱矣相國  
 默然請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讐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  
 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之何至假負薪之女為誨淫之事出  
 此鄙計不以為慮吳既以亡又不能除去元物反與其載而去



原件短缺



受命見龍王叙禮



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高穎違令而戮麗華以此方之孰得孰失是謀國之不滅也既已滅矣以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輩為盡良弓藏狡兇死獵狗烹子可以去矣夫自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蕭何之追韓信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位本求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汝而後積此欲何為哉昔魯仲連辭金而不受張子房辟穀而遠引以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安得居吾之上乎相國被說面色如土不敢出聲久之乃曰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處事伍君曰吾以家族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是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讐則孝為有餘矣事吳至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遭屠戮之慘終無怨辭則忠為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科招吾

龍王于家向与三高金



驅車適故國 掛席來東吳 西風旦夕起 飛塵滿皇都  
人生在世間 貴乎得所圖 問渠華亭鶴 何似松江鱸  
豈意千年後 高名猶不孤 鬱上神靈府 濟上英俊徒  
華筵列玳瑁 美醞傾醍醐 妙舞躡珠履 狂吟扣金壺  
願余復何人 亦得同歌呼 作詩記勝事 流傳遍江湖  
陸處士遠寄句一闕賦云

生計蕭條具一船 筆床茶竈共同旋 但籠甫里能言鴨  
不釣襄江縮項鱸 鼓瑟吹笙傳盛事 倒冠落珮頰華筵  
何須温嶠燃犀照 已被傍人作話傳  
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 珠宮貝闕與世不殊 黃金作屋瓦白玉  
為門樞屏開玳瑁甲 檻植珊瑚珠祥雲瑞靄相扶輿上通三  
光下八區自非馮夷與海若孰得於此久躊躇高堂開宴羅  
賓主禮數繁多冠冕聚仁呼玉女捧來盤催喚神娥調翠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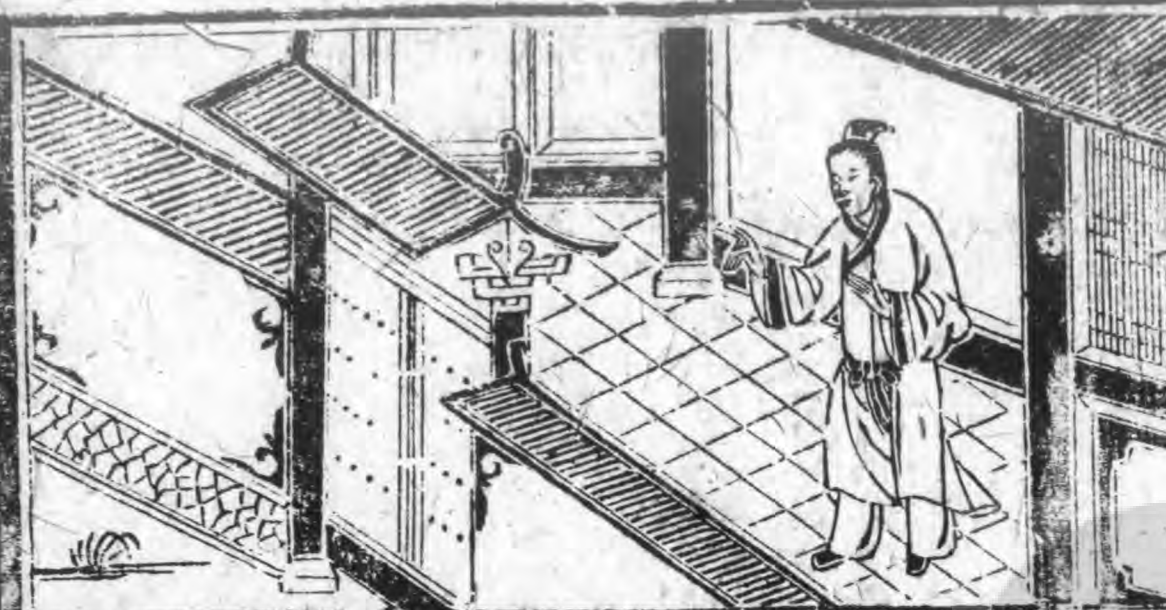
新古八二句



長鯨鳴巨蛟舞鼉吹笙鼉擊鼓驪領之珠照獲姐蝦鬚之簾  
 掛廊蕪八音迭奏雜仙韶宮商響切逼雲霄湘妃姊妹撫瑤  
 瑟秦家公子來吹簫麻姑碎擘麒麟脯洛妃斜拂鳳凰翹天  
 吳紫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胥山之神全所  
 慕曾謁神祠拜神墓相國不改古衣冠使君猶存晉風度座  
 中更有天兢生口食杞菊骨髓清立生夢想不可見豈期一  
 旦皆相迎生人靈聖尤難測驅駕風雲歸頃刻週遊八極隘  
 四溟固知不是池中物鯁生何幸得遭逢坐令槁朽生葉風  
 待以天厨八珍之異饌飲以仙府九醞之深鍾唾壺缺少鹿  
 柄折醉眼生花雙耳熱不來洲畔採明珠不去波間摸明月  
 但將詩句寫然絳綃苗向龍宮記奇絕

歌詠俱畢觥籌交錯但聞水村嗷上晨雞亂鳴山寺曉鐘  
 聲擊伍君先別二高繼往王乃以紅帕盤捧照乘之珠碧璫  
 感開求之角餽贈於子述還命使復送抵舟則東方洞然水陸

馮大異天曰居上蔡東門



明朗乃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  
 太虛法司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  
 之妖驚世而惑俗者必攘臂當之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或火  
 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亦以膽氣計之至元丁丑僑  
 居上蔡之東門有故之近村時兵燹之後湯無人居黃沙白骨  
 一望極月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  
 傍有一古栢林即投身而入倚樹少憩有一鵲鳴其前豺狐  
 嗥其後頃之又有群鴉接翅而下或跂一足而啼或鼓雙翼而  
 舞叫噪怪惡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屍僵卧左右陰風颯上飛  
 兩驟至疾雷一聲群屍統起見大異在樹下踴躍趨附大異即  
 攀緣上樹以避之群屍環遶樹下或嘯或罵或坐或立相與大  
 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穿  
 漏見一夜又自遶上而至頭有二角舉身皆青大呼闊步逕至



林下以手撮死屍摘其頭而食之如啜瓜之狀食訖飽卧鼾睡  
 之聲動地大異自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樹而迸逸不百步  
 則夜叉已在其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廢寺急入投之  
 東西兩廊皆傾倒惟正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甚偉大異見佛  
 背後有一穴大異計竄窺窺身入穴潛避佛腹中自謂得所托  
 可無虞矣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  
 至今夜好頓點心不用食齋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  
 許為門限所礙蹶然仆地土木狼藉胎骨糜碎矣大異得出猶  
 大言曰胡鬼弄汝公反自擻其禍即出寺而行遙望一野中燈  
 燭燦煌諸人揖讓而坐喜甚馳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也有頭  
 者則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此酣  
 暢此人太膽敢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為脯裁爾即踉蹌哮吼或  
 搏牛糞而擲或攢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以赴之前阻一水  
 大異亂流而渡諸鬼至水則不敢越行及半里大異回顧猶聞



大異被趕急投藪若  
 誼譁之聲蘇蘇不已頃臾月墮不辨嗔淫失足墜一坑中其深  
 無底乃一思窟深谷也寒沙眯目陰氣徹骨群鬼悉為有赤髮  
 而雙角者有綠毛而雙翼者烏喙而獠牙者有牛頭而獸面者  
 皆身軀似藍靛口吐火焰見大異至各相賀曰誰人至矣即以  
 鐵紐繫其頸及繩拴其腰驅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人在世不  
 信鬼神凌辱吾徒誹謗聖佛是之徒也鬼王大怒責之曰汝  
 其五骸而有知識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孔子聖人也猶  
 曰敬而遠之六易所謂載鬼一車小雅所謂為鬼為魅他如左  
 傳所紀晉景之夢信有之事皆是物也汝為何人獨言其無吾  
 受汝侮久矣今幸喜得相遇吾為得而甘心焉即命眾鬼卸其  
 冠服加以撻楚流血淋漓求死不得或搏其面或擊其齒鬼王  
 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長三丈乎大異自念泥豈  
 可為醬因頓身長三丈群鬼即摔之於石床石上如搗粉之狀眾  
 手翻覆而按摩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長七似竹竿



原件短缺

7-8



焉。彼鬼笑而奪之呼為長竿怪。王又謂之曰：汝欲煮石成汗乎？汝欲身矮一尺乎？大異方厭之，長不能自立，為衆所辱，即頓身矮一尺。群鬼又驅至石床上，如按語之狀，極力一擦，骨節碌碌，有聲乃擁之起。果有一天矣，團團似巨蟹焉。衆又笑奪之呼為彭蜺怪。大異踣跚於地，不勝其苦。旁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平日不信鬼怪，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於衆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矣，可憐請宥之。即以兩手提起大異而抖擻之，頃更復告。大異求還諸鬼曰：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贈一物。所貴人間知有我輩耳。老鬼曰：然則何物以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撥雲之角，一雙置於大異之額，爰然相向。一鬼曰：吾贈以噴風之簫，即以一鐵簫加於其唇，尖銳如鳥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華之髮，即以赤水染其髮，皆鬚鬢而上，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於其目，湛然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厲曰：善自稱重向者，群小溷濁，幸勿記懷也。大異雖



也。興言及此，慚愧何勝。友人許諾顏大喜，捧觴拜獻，以致叮嚀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訪其家，除散二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考古錄、通玄志等書，命工錢板，鑿之於肆，以廣其傳。顏復到門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有吉凶之事，禍福之期，皆預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顏來訪問，因謂曰：僕備員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其間最重此職，得之甚難。其選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故之，當得盡力。所以汲汲於此者，蓋欲報若鏤板之恩爾。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遂欣然許之。處置家事，不復治瘳，數日而終。

鑑湖夜記

題士成，今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山水。天厓間卜居鑑湖之濱，誦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或施篙播風，或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盟鷗沙際，或蘋州



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湖賞翫三十餘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  
 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來自去不復疑懼而樵翁耕叟漁童牧  
 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初秋之文泊舟千秋觀下金風  
 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唱雁荅於洲  
 渚之間今言獨睡船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  
 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希飄上然有遺  
 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舟自忽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  
 里若有物引之者今言莫測須臾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  
 如玉田湛七琪花瑤草生其中如銀海洋上異獸神魚泳其內  
 烏鴉群鳴白榆亂植今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及然具  
 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被水紵之衣曳霜紈之帔戴翠鳳  
 步瑤之冠躡瓊絳九章之履侍女二人一執金柄掌扇一捧玉  
 環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側顧謂今言曰處士何來遲  
 今言拱而對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鳥素之誠約又昧平生相



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吾乎所以奉邀至此者  
 蓋以卿夙負高義久存碩德將有誠悃藉卿傳之於世爾乃請  
 今言登岸之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上後  
 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屏鋪玉華簾四面皆是水  
 晶簾以珊瑚鉤掛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毬二枚蘭麝之氣  
 芬芳滿室請今言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景乎即人世所謂  
 天河妾乃織女之神也此去塵間已八萬餘里矣今言離席而  
 言曰下界愚民其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  
 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  
 詳聞以釋塵慮仙娥乃低首斂躬端肅而致辭曰妾乃天帝之  
 孫靈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群處若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  
 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令清感之操受此污辱之名開  
 其源者齊諧多作之書鼓其波者楚俗不經之語傳會其說而  
 唱之者柳宗元乞巧之文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潛七夕之

今言千秋觀下繁舟



詠強詞雄辯無以自明鄙語邪言何所不至往亡形諸簡牘播於篇章有曰

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又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

似此者不一而足幾侮神靈罔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令言對曰鵲橋之會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審其妄矣然如姮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會后土靈仇之事湘靈真會之詩果有之乎抑未然而乎僊娥撫然曰嫦娥者月宮僊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神實佐之而湘靈者堯女舜妃是皆賢聖之裔貞刻之倫焉有如世俗所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雲英之遇裴航蘭香之嫁張碩彩鸞之配文簫情慾易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心題巫峽之句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襄雲雨盡堪疑夫日月兩曜混

冷言月宮還仙滅叙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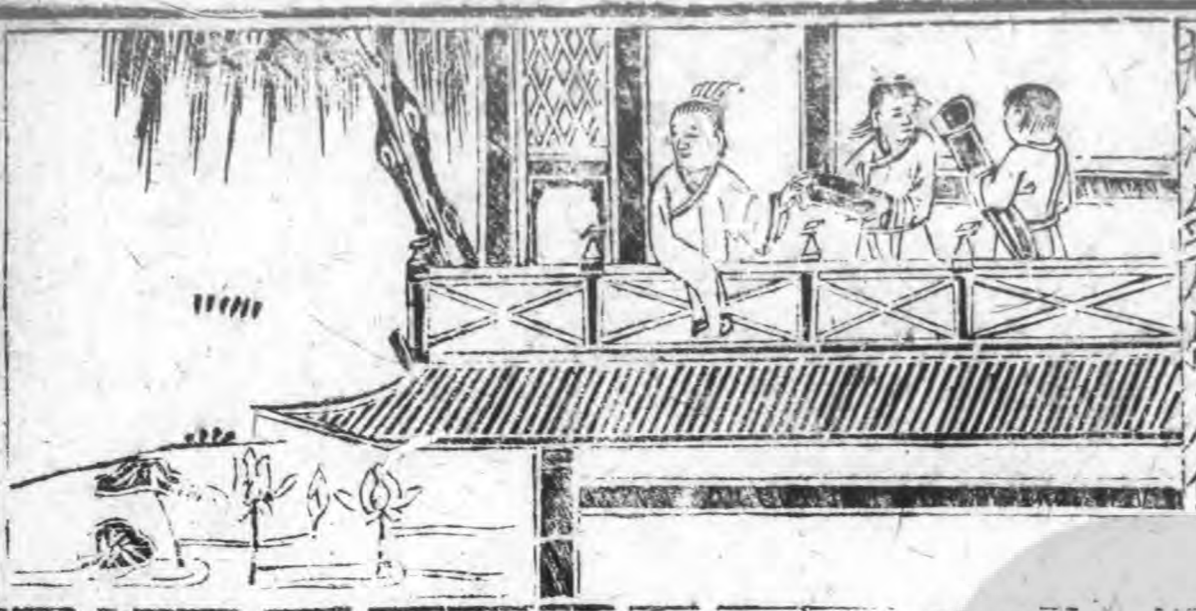
沌之際間闢之初既已具矣豈有弄妻之說竊藥之事而妄以孤眠孀宿侮之乎雲者山川靈氣雨者天地沛澤奈何因亦玉之謬輒指為房帷之樂譬之椎席之歡慢天瀆神莫此為甚湘君夫人帝舜之配陟方之曰蓋已老矣李群玉者果何人歟敢以媼邪之詞瀾於黃陵之廟曰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可邁引婦其身誕矣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敢明斥則天之惡故假此以諷之爾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常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之句天慾界誠天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造述鄙猥誣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卿至世悉為白之母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黃口之譏青繩之玷也冷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誑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知其偽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君平之辨石將信然歟抑妄談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吏嚴先生

冷言受瑞錦还舟抵家



乃玉府仙曹暫謫人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異物豈  
常人之可比乎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烏得至此遂出瑞錦二  
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辭登舟但  
覺風露高寒濤濶洶湧一飯之頃却回舊所則淡日初生大星  
漸落雞三唱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藏  
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而示焉撫翫移  
時改容而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曰何以知之  
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葱上而起  
以塵覆之則自飛揚而去以為帳幄則蚊蚋不敢而入以為衣  
服則雨雪不能濡降之御之不必挾纊而燠盛夏張之不必納  
涼而授風矣其素蓋扶桑之華所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  
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從何得此來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  
輕舟短棹長遊不返後二十年有人遇之於玉笥峯者顏貌紅  
澤雙瞳湛然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其疾

趙源錢唐橋居夜



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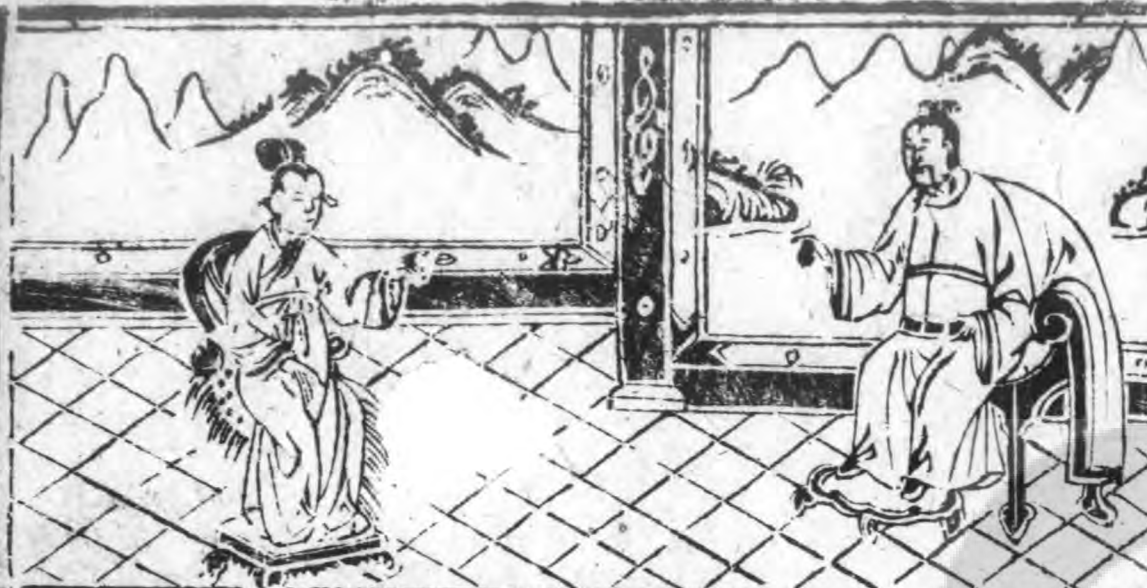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間遊學至於杭州錢塘橋  
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賈秋壑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曰  
遇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約十五  
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人趙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  
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其問之曰女子家居何處暮上來  
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爾趙源試挑之女子  
欣然而應因遂留宿其親相瞻明且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有  
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何處女子曰君但得美婦而  
已何用強而知門我也女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  
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趙源意其為巨室妾媵夜出私奔  
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爾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  
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衣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子有慙色





數夕不至及再來趙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即君借老柰何以  
 婢妾待之令人怛怛而不安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  
 乎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  
 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恹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  
 有禍於君者蓋其數當然夙緣未盡爾源大驚曰願聞其詳文  
 子曰見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女少善奕某  
 年十五以某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間堂必召兒侍奕備  
 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  
 堂君時年少美姿容貌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  
 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  
 便後為同輩所覺遂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  
 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趙  
 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  
 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

源身衣叙日成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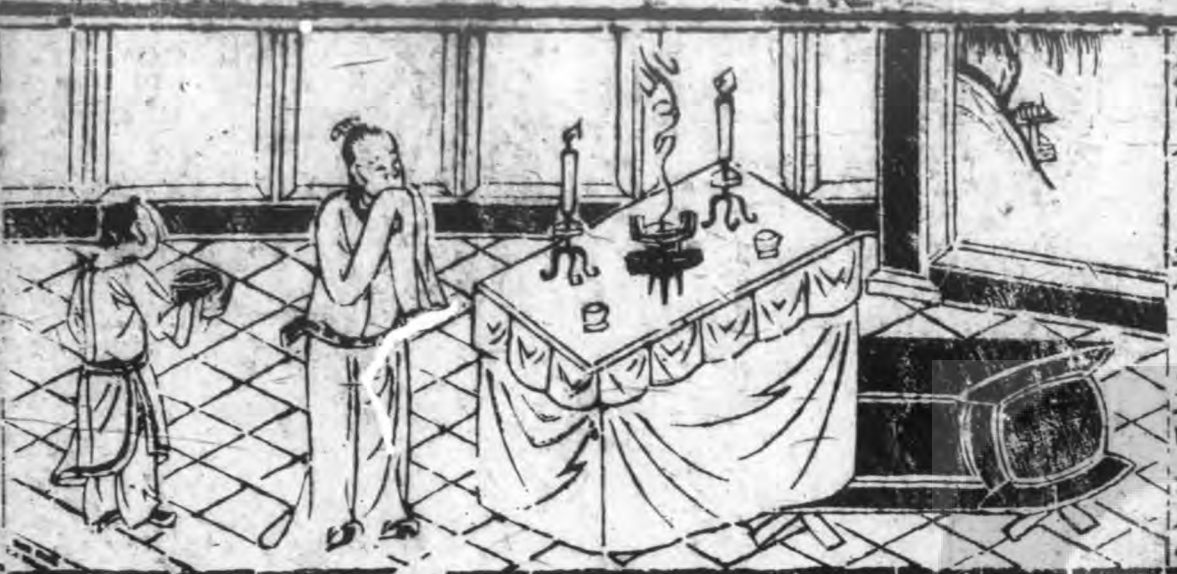
善某教之交盡得其妙凡平曰以某稱者昔其能敵也每說秋  
 壑舊事其所日擊者壁上其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閉望諸姬  
 皆侍適有二入烏巾素服乘小舟由湖丁岸一姬曰美哉二少  
 年秋壑曰汝原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先言逾時令人俸一  
 血呼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納聘可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  
 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賣之大与有  
 昨夜江頭湧碧波 滿舟都載相公醴 雖然要作調美用  
 未必調美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誅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  
 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 藜藿湖山不出征 不識咽喉形勢地  
 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壑見之捕得遣遠戍入賞齋云水千入其數已足又有一道  
 士衣裾藍綫至門求齋王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

源被酒以言辭前事



不得已於門側為齋齋羅履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奉之不  
動啓於秋整有往來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  
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渝綿州之意  
嗟乎孰知有潼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稍人泊舟蘇陵時方  
盛夏卧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  
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曹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  
矣公等及見其狀也相与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  
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以先知數而不可逃  
也源曰吾今日与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  
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  
曰三年尔源固未之信及其卧病不起源為之迎醫屢不效曰  
曩固已与君言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握源  
臂而与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  
往者一念之秋俱蹈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誰消地老

綠衣与趙源求快竟



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于茲志  
願足矣請從此乱母更以為念也言訖面向壁而卧呼之不應  
矣源大傷慟為治棺襯而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啓而視之唯  
衣衾數耳在尔塵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  
寺出家為僧終其身云

正德辛未孟秋  
揚氏清江堂刊

商生同父宦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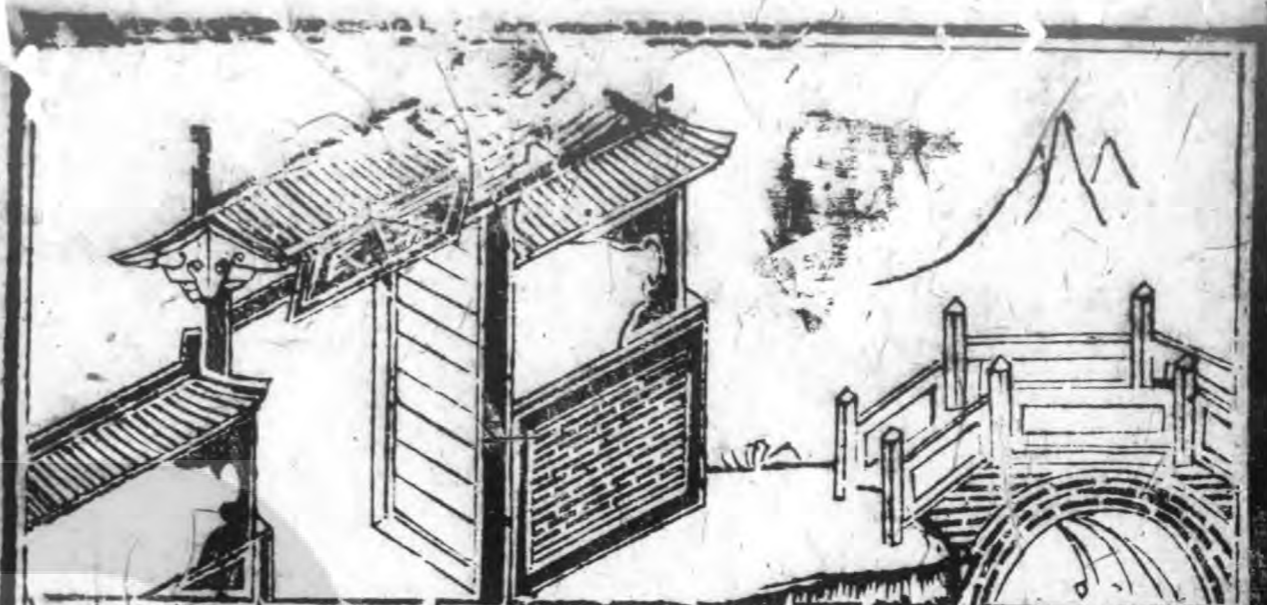
新增金瓶梅燈新話附錄

秋香亭記

古 杭 瞿 佑 宗 吉 編 著  
建 陽 縣 知 縣 張 七 峯 校 正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宦遊姑蘇橋居烏鵲橋其鄰近則弘農楊氏第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娶於商其孫女名秋香與生中表兄妹也浦城已歿商氏尚存生少年氣稟清淑性溫質粹與秋香俱在童州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秋香共戲於庭為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秋香謂曰汝宜益加進脩吾孫女誓不適他族當令事汝以續二姓之親永以為好也汝父母樂聞此言即欲歸之而生嚴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俟他日生女因商氏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遇中秋夕也家人會飲活醉逐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桂樹垂陰婆娑花方盛開月

圓香氣馥上生女私於其下語心焉



是後女年稍長不復過宅每歲節伏臘僅以兄妹之禮具  
堂而已閨閣深窳莫能致其情後一歲亭前桂花始開女以折  
花為名以碧瑤牋書絕句二首令侍婢秀香遞以授生囑生繼  
和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 幾度風吹到綉房 自恨人生不為樹  
朝上腸斷屋西墻。秋香亭上桂花舒 用意慇懃種兩株  
願得他年如此樹 錦裁步障護明珠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素笺付婢子而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 猶有餘香在舊袍 記得當年同攜手  
秋香亭上月輪高。高裁翠柳隔芳園 牢織金籠貯彩鸞  
忽有書來傳好語 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慕其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見二詩驚喜欲狂但翹首  
企足以待結褵之期而已不計其他也女後以多情致疾恐  
不知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題絕句于其上令婢持以去贈

生與七遊戲



生詩曰

羅伯薰香病裏頭 眼波嬌滲兩睂秋 風流不與愁相約  
絕到風流便有愁

生感嘆再三未及酬和適向鄰張氏共起三吳擾亂生父挈家  
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避 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  
者千載吳元年間

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歿獨奉母居錢塘故址遣稚使  
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辰年適太原王氏有子矣蒼  
頭回報生雖悵然絕望然終欲一致款由於女以導達其情遂  
市剪綵花二盃蒸綿胭脂百餅遣蒼頭賫遺之恨其負約不  
復致書但以蒼頭已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明其情王氏亦  
金陵巨室開彩帛鋪於市適女垂簾獨立見蒼頭趨趨於門遽  
呼之曰得非商兄家舊人耶即命進入詢問動靜顏色慘阻  
頭將以二物進與女怪其無書蒼頭具述生意以告於女上

命侍婢遞履簡授生



嗟抑塞不能致辭遂以酒饌待之約其明年再來叙話蒼頭  
令而往女剪為絲攔脩簡付回遺生曰

伏承來使具述前因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朝夫政列  
郡受兵大傷小亡弱肉歸食存遭禍亂十載于今偶獲生存  
一身非故東西奔竄左右逃遁祖母辭堂先君捐館避終風  
之狂暴慮行露之沾濡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求絕欲逕行不  
諒則滿清莫知不幸委身從人延命度日顧伶偶之弱質值  
屯蹇之衰年往對景關情逢時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為笑  
懼而岑寂之中不勝傷感追憶舊事如在昨朝華翰銘心佳  
音屬耳半衾未煖幽夢難尋枕才款驚魂又散視容先之  
臧舊知憔悴之因即悵後會之無由嘆今生之虛度豈意高  
明不棄撫念過深加沛澤以滂施回餘光而反照採對菲之  
下躰記蘿菀之微蹤後致輝首之華膏展之飾衰容頓改厚  
惠何施雖待息私愈增漸愧而况爾來形銷躰削食減心煩

聖  
居錢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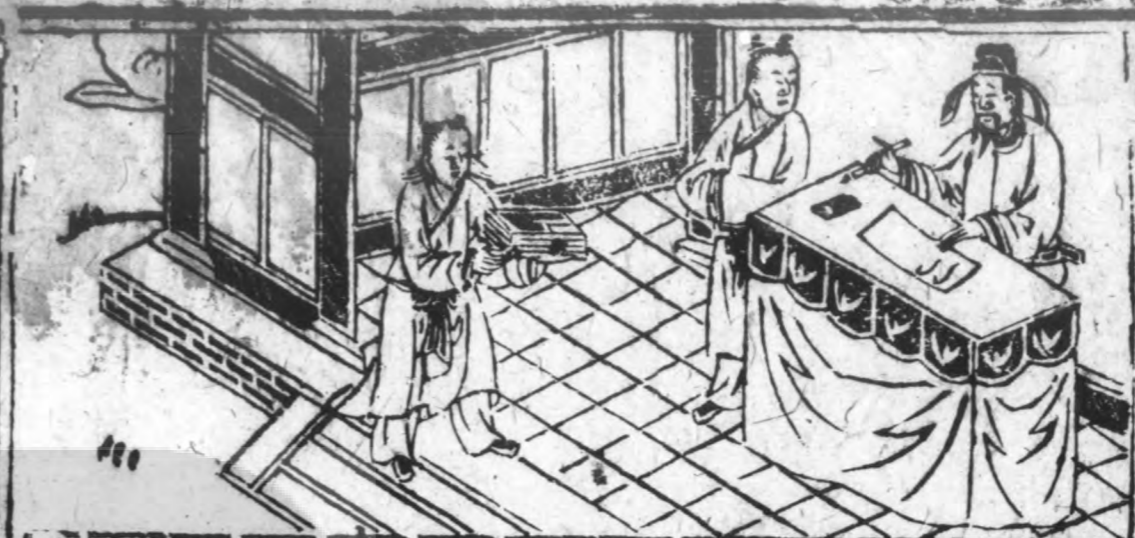


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之如胥九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  
尚何矜恤之有焉倘息情未及當結伉儷於來生結婚姻於  
後世爾臨楮嗚咽悲不能禁復製五十六字上瀆清賢苟或  
察其辭而恕其意使遂宿恩締袍忒德則雖死之日猶生之  
之年也詩曰

好因緣是惡因緣 只怨干戈不怨天 兩世玉簫猶再合  
何時金鏡得重圓 彩鸞舞後腸空斷 青雀飛來信不傳  
安得神靈如倩女 芳魂容易到君邊  
詩訖还付回與來人遞送與生上得書雖無復致均猶和其韻  
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種因緣 長記中秋半夜天 鴛枕沁紅粧淚濕  
鳳衫凝碧唾花圓 斷絃無復寄膠絲 舊奩空寄蝶使傳  
惟有當時端正月 清光能照兩人邊  
并其書藏巾笥中每一覽之輒食肉發者累日蓋效不能忘

寫七簡求女情緒



情鳥不生之友山陽罷祐備知其詳既以理論之復製涵廷  
一閱必著其事詞曰

月老誰憑星期易阻御溝紅葉堪燒辛勤種玉擬弄鳳上簫  
可借國香無主零落盡露蕊烟條尋春晚綠陰青子鷓鴣已  
無聊藍橋不遠世無磨勒誰盜紅綃悵歡蹤永隔離恨難消  
回首秋香亭上双桂老落葉飄飄相思債还他未了腸斷可  
憐宵記其始末

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  
無窮先義者聞之則茅山藥成決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終如  
此而已也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附錄終



丁巳正月十七日卯時謹占一課其辭曰時  
可圖方勢可成爲山端的自以陵扶持  
總賴青雲客龍躍于洲象有微君子  
困厄潦倒之時忽見此矯赫煊騰之象  
望梅畫餅 不勞南柯一度矣 寒露

